

3

魚丸

年十二月拾四日

藝文

旬刊



本刊報紙印普及本售價二角。

優待定戶，用道林紙精印。

第十期

第一卷

藝風月刊

第一卷 第十期
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目錄

最近的奧特華	有麟贈
花枝	奧特華作
奧特華在作畫	有麟贈
看花人	奧特華作
紅鳥吃蟲	王瓊作
王玉父先生女瓊兒男缺兒負兒三人	王瓊贈
「三月十八畫的一幅」	王瓊作
行船	王缺作
中日戰爭	汪佩虎作
兒童的繪畫本能	孫福熙(九—三)
釣魚	王缺作(九)
東北義勇軍	汪佩虎作(十)
義勇軍炮隊	汪佩虎(十)
馬占山打仗	汪佩虎(二)
義勇軍大刀隊	汪佩虎作(二)
春景	洪福來作(三)
草巷隨筆	徐懋庸(四—九)
書家西斯來之家	雷奴阿(二)
雷奴阿的勝利	常書鴻(三—三)
野舞	雷奴阿(三)
牧女	雷奴阿(三)
梳妝	雷奴阿(三)
蘇珍	柯靈(三—六)
肉的誘惑	陳升洪作(二)
紅豆	趙鈺權(二—三)
聰敏的女學生	陳升洪作(三)
摩登女子	荆有麟(三—三)
斷簡殘篇	王石作(三)
羅丹的藝術	毅然(三—三)
尼將軍	路特作(三)
秋雨	陳醉雲(三)
秋天的收穫	鄭德本(三—三)
去罷燕子	陳醉雲(三)

周作人先生手札（溥儒先生畫箋）

相思只傍花邊立畫日吟君詠菊詩……方君璧作

題杏甫先生畫菊……唯劍書

東籬秋影……高劍父作

當榮君不採飄落欲何依……金杏甫

題菊花集……杏甫

北平公園之菊……孫福熙

太平洋之晨……曾仲鳴

竹椽瓦屋瑣誌

羨慕的職業……侯石年攝（四九）

單尙斯

單尙斯的三人伴奏……（四二）

洪水……單尙斯作（四三）

蜻蜓……Mason作（四五）

在兒童上用思想

母親罵小孩……胡明春（五—五七）

長鬍子

初秋的肅瑟……張貽鏡（五—六〇）

……陳醉雲（六〇）

遊紹興高山

……王以剛（六—六五）

……任光贈（六五）

沙灘小品

水上的樂園……柴扉（六五—七三）

秋影微澹……黃幻吾攝（七三）

……鍾枕薪攝（七三）

呆板文章

……王毅君（七—七四）

常識條舉

大海吟並序……何拯民（七—七五）

……春苔（七五）

盧山黃龍潭飛瀑……方君璧作

九方皋……徐悲鴻作

野竹……諸開韻作

渡頭無人……蕭傳玖攝

陳頭雨……陳升洪作

秋柳鳴蟬……諸開韻作

夏夜……陳升洪作

永嘉磚……李金髮藏

竹影……曾仲鳴攝

阿梅的死

……趙征棟（八—八三）

結婚前夜……升洪作（八三）

必修科……陳升洪作（八三）

媽媽我已成年了

……李次民（八—八六）

一個女人的死……荆有麟（八六）

本刊出版

民間專號

原定於十月一日發行，今因增加篇幅，印刷費時，以致延緩，特此鄭重道歉，并趕速排印，以期不負愛護本刊者之雅意。

藝風雜誌社謹啓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



(1) 最近的奧特華

有麟贈



(2) 花枝

奧特華作



(4) 看花人

奧特華作



(3) 奧特華在作畫

有麟贈



作歲八姐小瓊王

蟲吃鳥紅 (5)



環林員三
 的家致贈
 雷豆夫人
 共年
 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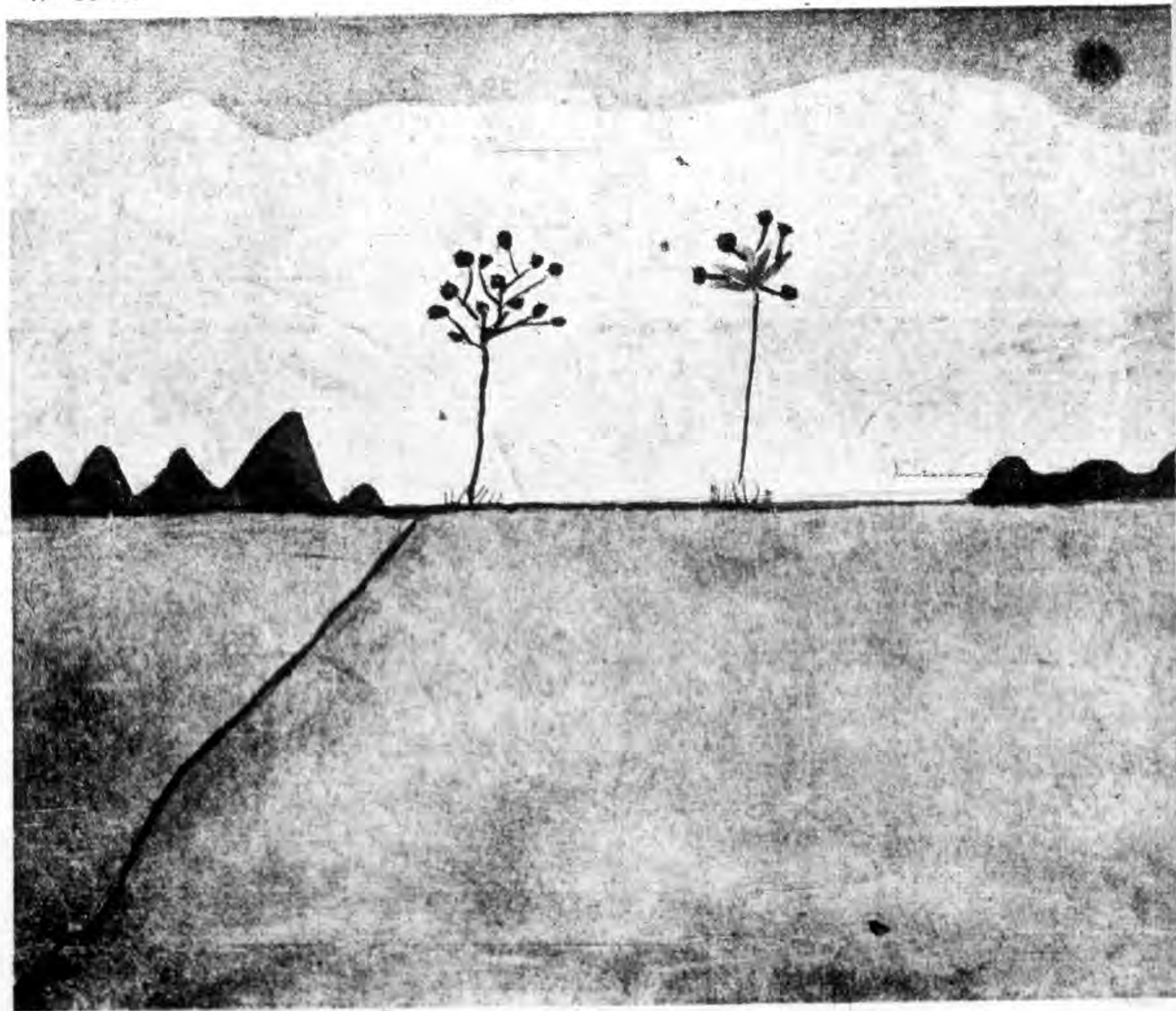
(6) 王玉父先生女瓊兒男缺兒負兒三人

贈斧王

作瓊王



【幅一的畫八十月三】(7)



(9) 行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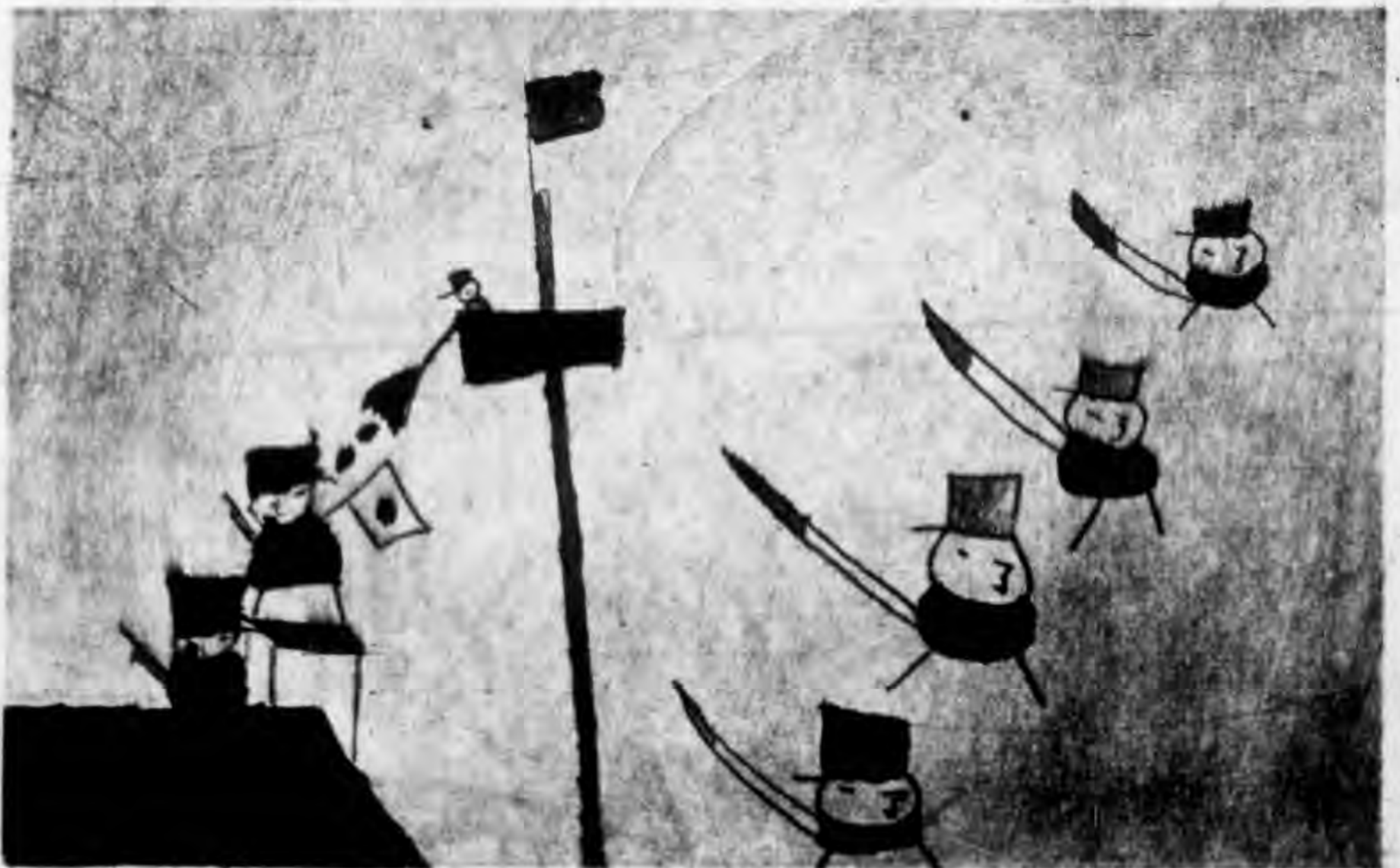
缺兒

王缺作



(8) 中日戰爭

汪佩虎作



兒童的繪畫本能

孫福熙

——去掉一切的束縛，發展一切本能。

兒童的繪畫有新穎生力的趣味，正非自純潔生力的兒童栽培起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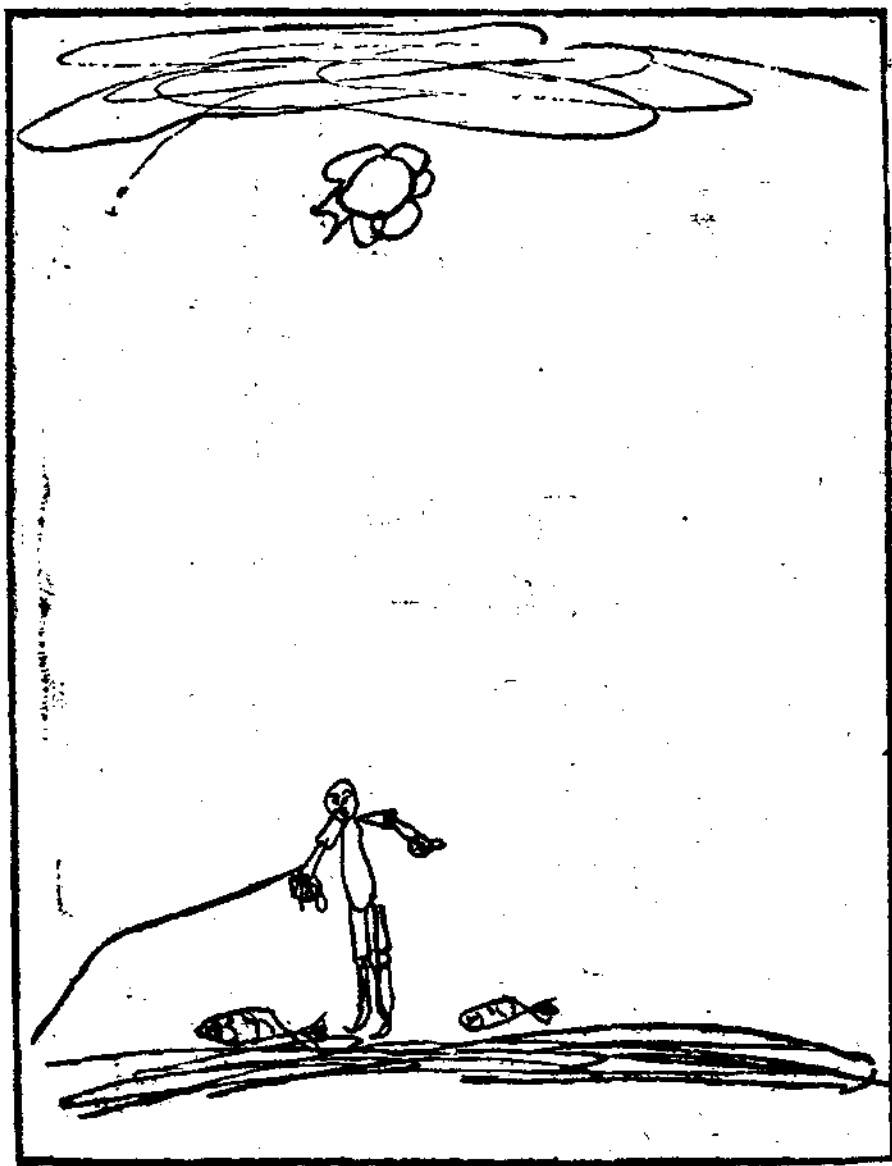
(10) 釣魚

如兒童的說話，常有美妙深遠的語句，為我們所常見者一樣，引得全堂大笑，歎為成人所不及。

一切智識技能，一經成為系統，便透不出這個窠臼，於是很難走出一條新路來。欲求創造，必須任憑未經受過錘枷的兒童，畫畫的發展其本能，而我們成人們也可採取兒童畫之所長，做一個參考。

中國是被尊為世界最藝術的民族，然而，到了現在，除臨摹古人以外，就是只曉得跟在馬諦斯勒奴亞的後面搖尾巴，完全忘記藝術的意義了。

半路出家的我們畫家，已是病入肺癆。無可救藥；要想使中國藝術昌盛；



幾位朋友的小孩，多能作畫，而且均有很好的成績，我們就以這幾張畫做題材，供我們研究的憑藉。

荆有麟兄之女奧特華（母金仲芸女士，亦中國人），年四歲時，在南京五

王缺作

洲公園開一個繪畫展覽會，其出品富有化之妙。

顏色，尤以南三種顏色之配調為可驚歎

。本篇上面圖2，是用紅紫為主的色調

所畫成的花枝，深淺的分配很有錯綜變

57兩圖，為王玉父先生八歲女孩

瓊兒所作。他的畫的第一個特點是構圖

。小孩們的繪畫，常在紙中或紙角作畫

，很少注意畫與紙的四邊的輪廓的關係

。有的常畫出紙張之外。瓊兒的繪畫，

很周密很老到的顧到畫的地位，他從來

不肯打偏的畫在紙角上，看9與10兩

圖，題材都是不得不靠下邊的

，却能在紙面的頂上做工夫，

使畫材平衡，而中間珍重空曠

的作用，造成生動新穎的氣象

，是六歲的缺兒所作。

圖5是一隻紅鳥，圍在綠

葉中，可惜未能製成彩版，保

留這可愛的顏色。鳥的兩足着

身後，表現飛向前面小蟲的大

力。

這一幅的構圖偏在上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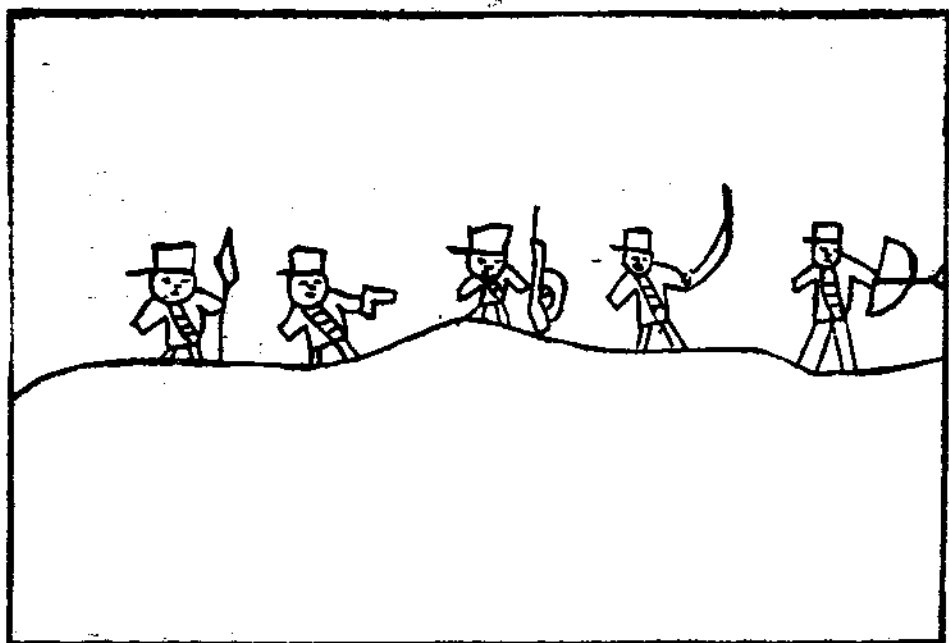
正是他用力之處。

瓊兒自己特別愛好圖7他

在澳門居住，來信給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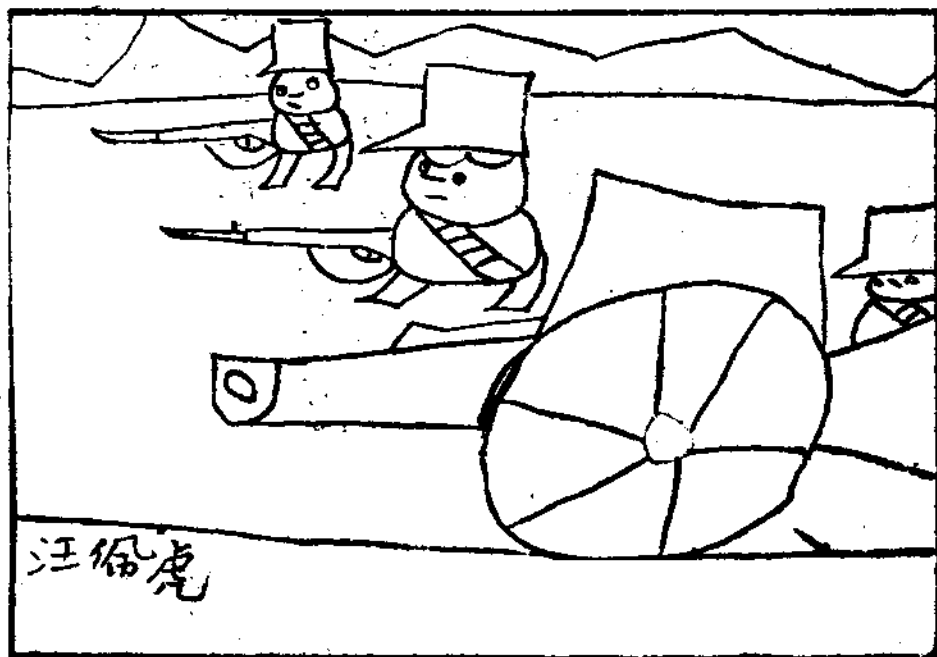
我三月十八畫的一幅，」要求

特別留心之意。這幅畫充溢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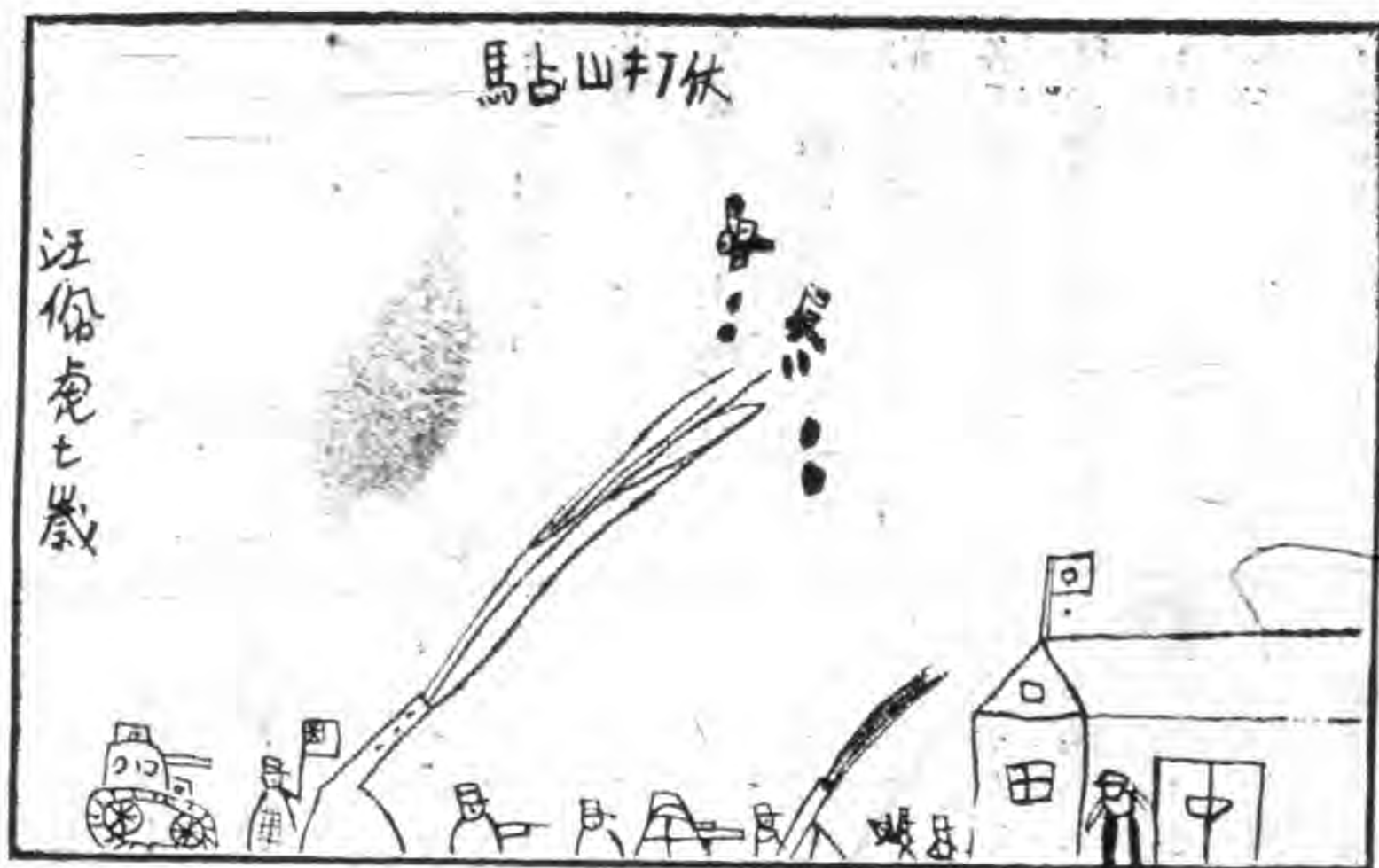
(11)東北義勇軍

汪佩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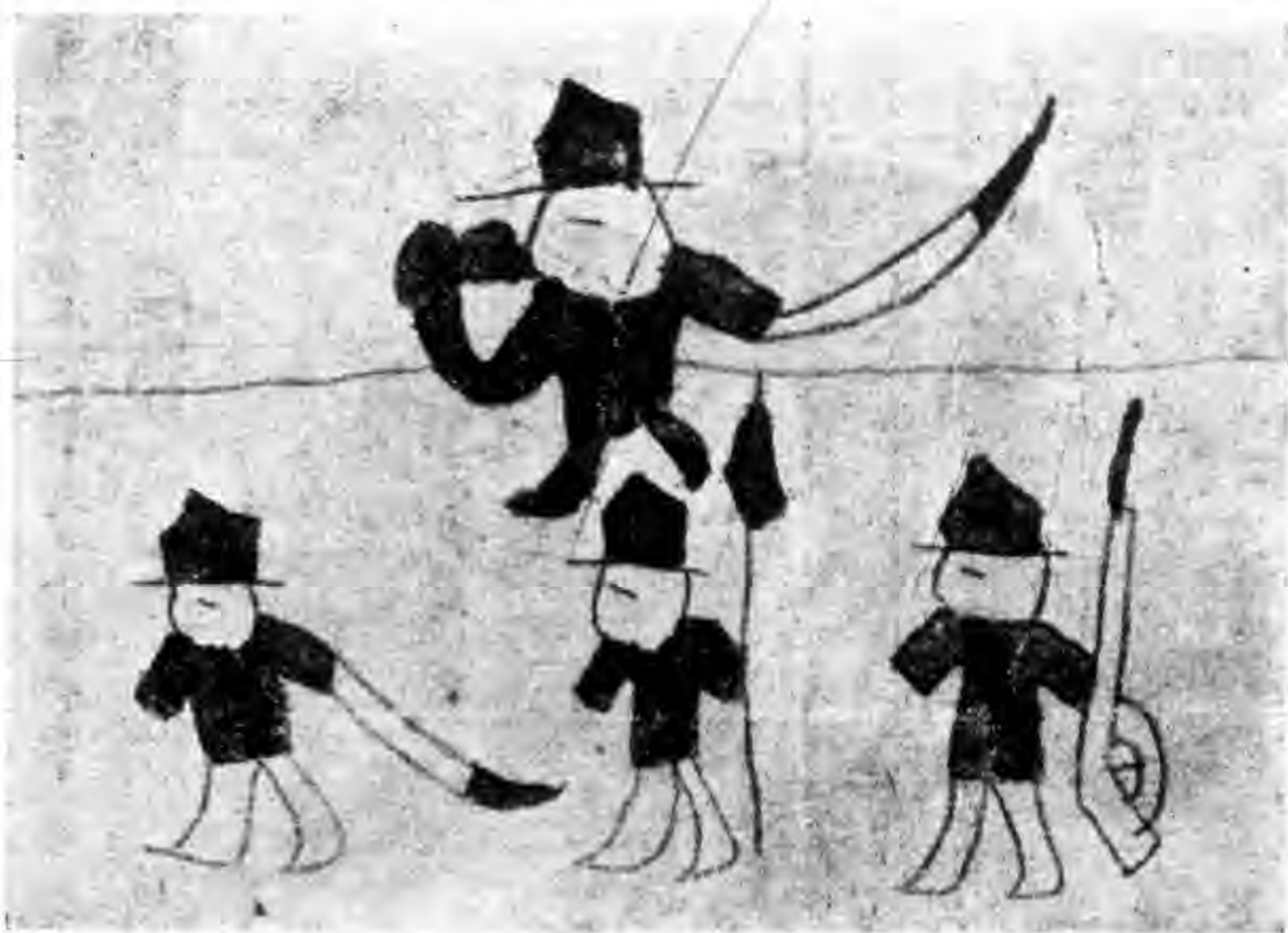
(12)義勇軍炮隊

馬占山打仗



媚與俊逸，遠非成年所能傳達出來。碧綠的草地與另一種碧綠的天色，這配調的豐富已夠驚人的了，還加上構圖上難能可貴的許多技術，更使這幅畫超羣出

義勇軍刀大隊



衆。我們看到地平線正落在畫幅的中心，似乎是犯了重要的規矩，可是，天真的兒童，比墨守成法的我們成人聰明得多，他在地平線上畫了高低不等形狀與

汪佩虎作

長短各異的兩行山脈，已經使上半幅畫小了許多，還能在畫紙的頂上，盡量的達到頂上，抹一筆天色。真有本領呵！天色是深遠得多了，面積是減少了許多，於是把地平線在畫的正中的險題，圓滿的做成了！

青天上畫了一個紅日，地面上畫兩棵小樹，樹根上畫幾許小草，這都是利用「點染的描寫」功夫，這位小畫家，還有極大的勇敢，在地面上畫了一條斜線，這是何等的膽量，打破拘拘墨守規律的名畫家們的新紀錄。

還有一位小畫家汪佩虎，是畫家汪亞塵先生七歲男孩。

圖11至14各圖，均富有平面的趣味，全是圖案的布置。義勇軍，大刀隊，尤其是打仗，在七歲的小孩，家住上海，早晨上學晚間回家，是絕對沒有看到

過的。他用想象，用看過的櫓，刀，旗，幾種很簡單的材料，來構成很複雜的戰爭圖，上面第8圖中，他用中日兩國國旗，他用軍艦的桅桿，還加放槍，揮刀，如此種種形態亦不簡單了，而且大刀隊的每人刀上都畫了鮮紅的血跡！這裏，暫且停止對於兒童畫的記述

我們要討論一個重要的問題。或者有人要問我：「照你的意思，兒童畫如此可貴，那末人人應該作這類繪畫，算是藝術的最上成了？」

藝術決定不能模倣，看定了最上成的繪畫而照樣畫葫蘆，便成了下品了。各人應該發展各人的個性，兒童畫出於兒童纔為可貴，成年人正不必照樣模倣，自己另求高明。至於兒童自己呢，也不必因為現在的繪畫已經到了好的程度，從此保守下去，到一百歲也還是畫這樣的圖畫，這就變了殭屍，沒有生命了。

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第一：兒童任意塗抹，是發展他的本能，切勿加以阻礙，甚而恣意打罵。第二：兒童的學畫不必給他範本臨摹，到了十歲以上，隨時給他看各種繪畫，作為參考，決不

是臨本。第三：如果指導兒童作畫，決不應該把自己孤陋的一種方法教他，以致兒童拋棄自己的特長而漸漸的裝入你的鐵模中去。

奧特華開展覽會以後，聽說有好幾位有名的畫家，愛其才，願意專門教育



洪福來作

春景

中華月報

第一卷第七期九月一日出版

裝幀(封面).....	張謇	設計	計
疏林蠶園雲.....	龐冰	譯	作
高原歸獵.....	陳樹	人	作
卷首語.....	石汪	泉	衛
廖仲愷先生的革命精神.....	洛吳	茵	友
九一八兩週年.....	張清	凡	著
世界經濟會議之結局.....	區克	宣	遺
白銀協定與中國.....	向	榮	克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之展望.....	劉伍	艾	耀
中國農村經濟復興.....	陳北	山	奇
之前提及其涵義.....	斐徐	儂	冶
日本農業之危機.....	海黑	儂	譯
殖民地之再分割.....	余琴	仲	年
直觀主義與理智主義.....	蔡	慕	桑
資本主義諸國勞動婦女狀況.....		心	嬰
毒瓦斯和市民.....		子	陶
新相術.....			譯
科學對於人心測量的企圖.....			民
法國寓言詩人拉·芳丹納.....			
雅片室中的祕密會議.....			
新加坡之夜.....			
海薇夫人.....			
火線下.....			
自然美謳歌集序.....			

每册售洋二角，預定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中華月報社發行

上海河南路三〇三號

他。他的父親問我的意見，我說，如果要學成一位名畫家一樣，則只要有服從的性質就夠了，何必找到已有幾百幅作品的奧特華呢！

即使一點也不會畫的小孩，也不必找畫家或名畫家去教授，因為，這是同

走路一樣，小孩自己會開步，用不着教；倘若說教走路是教他走這條走那條的，那末，從此人人都走舊日的狹路，永無新路的發見，這是大大的違反藝術原則的。此處「春景」一幅，雖係八歲

兒童作品，但頗多傳藝的分子了。我希望束縛兒童的繪畫本能的家長們，從此把他們的兒童開放出來；而且去掉一切的束縛，發展一切本能如發展繪畫的本能一樣。

草巷隨筆

徐懋庸

一 小引

住到草巷，已滿一月了，也就是過了一月的自營的家庭生活了。所謂自營的家，是有了妻以後的必需的新組織，換言之：家庭者，完全是因了妻而成立的。不管是什麼意義，不管是什麼趣味，總之，是非造了家給自己鑽在裏面不可的了。家所在的巷恰叫做「草巷」，當真要變成鑽在草裏的蟲了麼？

對於草，我是頗有好感的，我愛那「綠滿階前草不除」的「綠」，這綠就是「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的綠。但我更愛草間的蟲鳴。南史：會稽孔珪，風韻清疏，不樂此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蠶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蕃！」這位同鄉的古人的

「風韻」，雖不可及，但對於草間的音樂，則有同好焉。

妻和妾有幾次喜歡到草叢中去搜捉蟋蟀和紡織娘，我心裏像不以爲然。我們願意安穩穩地住在家里，應該想到牠們也是喜歡安康的呵。

夜間聽到「唧鈴鈴」「唧鈴鈴」的聲音，靜靜地玩味着，忽覺秋意漸深，心中一動，執筆欲有所寫。然於「池塘生春草」這種佳句，是斷乎做不出來的，自己很知道。

二 惡之華

上午從W地運到棹椅等物，書齋經過一番新的布置，化了自己的大約二小時的工夫。午飯後，妻又洒掃拂拭一過，頗顯出窗明几淨之趣了。一時許，妻和妾先後赴校，賸下得半日閑的自己，

據案獨坐。窗外的天空，蒙上顏色濃淡不勻的雲幕，時而篩下一陣粉屑似的細雨，狀極陰沈。鄰家的小孩，竟不吵鬧，單是聽着自己的呼吸，覺得目眩意倦，於是想有一點書，看案頭：封面同樣古樸而大小不等的 *Criminal* 和 *Les Fleurs* 三三二一書同時惹眼，而此時的心情，却於後者相宜，故取了後者。

即在平時，我也愛 *Baudelaire* 而不是很喜歡泰戈兒。惡之華可以說是我的最愛讀的書之一。五年前蒙 *Monsieur B* 贈我，至今不曾一日相離。我對於 *Baudelaire* 的不單是冷也不單是熱的那種心境，很能理解。他在秋之歌 (*Le chant d'automne*) 所說的「北極的地獄中的太陽」那般「冰凍而通紅的」心，我以為正是這幾年來的中國青年的心。正因爲詩人的心太熱，而周圍的地獄却太冷，所以發了「空前的戰慄」(*Huyo*)，這戰慄是現在的中國青年都現實地感

到過的，但從惡之華中感到時，却更加分明了。在平時，只要和這已經灰暗了的小書的封面相對時，我就彷彿聽到詩人的陳訴胸臆間的悲哀而反叛人世的大聲的歌唱。

今天感動了我的，是那首仇敵，（*Zememi*），趁着空閑，譯出如下：

仇敵

我的青春只是一場黑暗的風暴，
時或透射輝煌的陽光幾縷。
迅雷驟雨摧殘過我的園圃，
僅存了少許朱紅的碩果。

而今我感到思想上的秋季，
我待用了鐵鏟和整鋤，
從新修整那被洪水所淹，
蝕成墳墓似的大窟的土地。

誰知道，我所夢想着的花兒，
能否在這沙蹟似的洗滌過的土上，

找到那賴以生長的養料？

啊，不幸！啊，不幸，時間吞噬了
人生，

而嚼蝕我們的心，吸取我們所耗的

血的

仇敵，是日益長大而健強。

譯得雖不像詩，可是意思是還看得
懂的。我們所夢想着的花兒的養料，我
是找得到的，那便是我們自己的血。這
血，起初是要被我們的仇敵所吸取的，
但到了流得太多的時候，這將成爲怒潮
，而將我們的仇敵衝倒，他們的自己的
血和所吸的血，也得流出來，一同灌溉
這沙蹟似的土地，就在這土地上，我們
所夢想着的花兒，纔能燦爛地開出來。

三 打鐵

昨夜一箇學生來，要我教一點法文
。他是已經學過英文的，所以我以爲不

必從「ABC」入手，劈頭就投了一句
法國格言：「*Faut battre le fer pend-*
ant qu'il est chaud」，譯成國語，便是
「打鐵須趁熱」。

這也可以說「三句不離本行」，因
爲我是曾經打過三年鐵的，在勞動大學
的時候。（不幸這個學校已經壽終了。

我的打鐵的技術，尙稱熟練，關於鐵
鐵的基礎智識，也堪稱完備。「打鐵須
趁熱」這一句話，誠然是我的經驗所完
全同意的。

一爐熊熊的烈火，把頑固的鐵燒得
通紅，放在砧上，兩個人舉起了鐵錘，
一大一小，熟練的人，能夠打出很圓整
的 *rouleaux*。那時有一個老師傅，姓朱，
打得最好，他的鐵錘落在砧上，不像是
敲擊，簡直像是撫擊，而下面的鐵，竟
非常柔馴地隨他的意思而變形，比我們
的盡力敲打還有效。我常笑說：「這瀟
瀟，真有點吃軟不吃硬。」

「鐵古時候，嵇康也是愛打鐵的，文士傳說他「性絕巧，能鍛鐵」，我從前聽了這話很懷疑。因為在鄉下時常看到的鐵匠，大抵是些粗蠢的漢子，他們使我相信打鐵只要有「蠻力」就行，何必「性巧」？待看了朱師傅的手段之後，這

纔知道打鐵也可以是一種藝術。嵇康是詩人，也是音樂家，他的打鐵，一定是很藝術的罷？可惜「予生也晚」，不克見他如何「揚錘」，這和廣陵散的絕響，對我同樣是一種遺憾。

朱師傅不但手段好，性格也極好。我們雖也打鐵，或做別種「體力工作」，實際上不過「虛行故事」，為「大學」硬裝「勞動」的幌子而已，所以誠意工作的人絕少，大抵在工場中依然搭起少爺架子，叫「導工」們代做一點「出品」了事。「導工」們多半不敢攪這些大學生的鋒頭，寧代而不「導」。朱師傅却不然，他固然也肯代做，但仍不忘

其「導」，循循善誘，也許因為他年老，（他那時已五十以上）加以手段高妙，所以甘受他的教導的人獨多，但他的不亢不卑的態度，也是征服我們的一種力量，因此，他手下頗出了幾個好徒弟，我也是其一。

我現在捨棄了我的所長的本行，却來充當什麼教員，實是出於不得已。當我每次進教室時，我便記起我的本行，倘若把我的眼前的學生比作一塊塊的鐵，那麼我應該慚愧沒有鍛這種鐵的好手段，同時，我想到在現在的中國，連鍛這種鐵的好火爐也沒有，縱有我那朱師傅的好手段，也不濟事。

朱師傅現在不知在那裏了。我在懷念中往往加一點憂慮，因為我知道他的手段雖好，但在這樣的時代，也很有失業的可能。我記得他自己說，他的進勢大工廠，也是失業了三年之後，才由熟人介紹而成的。

四 生命與藝術

W吐血了，因而發生對於肺病的恐怖，於是作了一張畫，畫着自己的狀態，口裏瀰含着吐出來的血，還有許多象徵的形象。他對於這作品，很覺滿意，特地約我去一看。我覺得他畫得很可怕，然而確實能夠表現出患肺病者的恐怖而想掙扎而又自知無力的那種哀怨痛憤之情來。

W吐血了，自以為被肺病的魔手所攫了，而是做了幾首詩，今天特地跑來寫給我看。那第一首是

生命

漆黑的夜裏。

張着黑帆的

船兒奔馳寂寂的旅程。

絕聲衣烏地，

從遠處近來，

又向着遠處逝了，

載着灰黯的生命。

還有一首是

清晨

霧從山野退去的時候，
心飛到那條流着神之水的溪邊了。

小鳥，時而在天空劃了一條音線，
心的旋律，展開了無盡的幽韻。

溪水泛起小小的漩渦
心被掀動得顫抖了。

若是雲雀掠過了麥梢，陽光又噴在
溪上，

心就跟着清晨逃隱了。

這種踏澹，纖細，怯弱的心情，也
確實是患肺病者所特有的。

他們都絕望於自己的病，但也都滿
足於自己的作品。啊啊，「杜鵑欲化，

獨振哀音，鷺鳥將亡，冀留勁羽。」（
洪亮吉與畢侍郎牋，述黃仲則語。）生
命真能夠託藝術而永生麼？即使是「藝
術第一，生命第二」，但凋殘的生命既
要滅亡，由凋殘的生命所產生的作品，
倒能不朽麼？我對於生命與藝術的關係
，實不能解。

五 生存與生命

每日晨起，便有柴米之事縈胸。到
學校心不在焉地進了幾回教室之後，回
來又是油咧，鹽咧，菜咧……的，還要
記帳：在昔是隨來隨去從不盤算流水一
般的銀錢，爲今是非一文一文地計較不
可了，想把疲乏之身，暫時躺到床上休
息一下罷，而燒飯的時間又到了；不是
煙煤滿面滿手地躲在火門下，便當站在
灶前，儘量開那不快的油味，斫肉切菜
，拙劣地學做廚子。即是想看一篇短文
，寫一封短信，也得中輟好幾次。連星
期日那樣的日子，也不得一刻閑。米完
了呀，柴不夠了呀……最着急的是費
光了呀……生活是整個地被吃飯一事
所佔據了。而且，在家政的經驗的陶冶
之下，氣量也小了起來，語言也粗俗起
來，感覺也鈍拙起來。深公云：「人爾
庚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要是
請誰來量一量，我的胸中，也許全是柴
米油鹽罷！

我並不想做名士，既要飯吃，便自
己來燒，本來不成問題。但我不願意把
全部生活甚至於生命爲吃飯而犧牲。羅
馬詩人 Juvenal 句云：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爲圖生存而失
了生命），這實最可悲。

六 北窗下的心情

在今日，要「使Life照着所要奔馳
地奔馳」（鳥崎藤村語），是做不到
的。但願謀生的手續稍稍簡單化，多給點
餘裕，使Life不至一步都不能奔馳，
也就好了。

偶然檢到一本用開明稿紙訂成的本子，封面上題着「北窗漫筆」四個字，翻開來一看，却只寫了一篇，佔着三張原稿，以下完全是空白。這是前年獨居在中學校的樓上時所寫，本來預備陸續寫作，此後不知爲什麼，終於沒有下文，就只這一篇。今天一看，覺得那時的心情，頗有點特別，現在是沒有的了。就轉錄在這裡罷。

似乎是從秋風初厲的那時起，我纔感覺到我的住室所有的那個唯一的窗子，有些異樣了。往後，這感覺日深一日，因爲被這窗子，完全謝絕了太陽的溫存，只引進寒風的侵凌。其所以如此作怪之故，蓋在於朝北罷？我這樣的省悟了。於是在我的意識中便構成「北窗」這一個新的概念。然而，這並不是可以「高臥羲皇侶」的那樣的「北窗。」

兩扇嵌着玻璃的窗門，自此便雖設

而常關了，因爲我不堪那侵凌的寒風，而太陽，則雖是開着，也決不光臨的。這窗內的的房中，除了不得不坐於斯，臥於斯的我以外，却有一隻小鳥每晚總是從上面的氣窗中飛入，歸宿在這房中的樑上的巢裏，時而撒下一點鳥糞，落到我的桌上，但我毫無噴怪之意。也會有一二隻僵蝶，先後隕落在展開的書上；牠們的運命，有時使我憐憫，把牠仔細夾在書頁裏，有時却使我憤怒，劃一根火柴把牠燒成灰。這種心情的轉變，我自己不能得到解釋。我只能知道我自己以及一切生物，以及宇宙萬有的命運，也同樣地操在某物——是上帝？是造物主？是什麼？——的手裏，也由牠任意擺布，或被珍拱，或被敵視，如是而已，我於是不願得到什麼解釋了！

和道分數的多少而來，這對於我的寂寞，是一種新的「酵母」，加之寒冷又一天一天地從不知何處，只是四面八方地偷襲進來，與寂寞結了同盟，我遂陷於牠們的重圍之中了。

我的心是激動着的，牠向來就不憚於衝突重圍，然而，這一次却成了例外。寂寞是這樣的明朗，照出我完全的孤獨，使我看見自己的軀殼的凝固，使我看見自己的心的徒然的激動，這猶如狹的籠中的老虎，忽然發現自己的狂吼之無聊，我不免戰慄了，我知道即使把我的心膨脹到若干倍的大，也不能炸破我那狹的籠。而況，我的心的衝突，將會妨害樑上的安甯罷？

我的心是激動着的，牠向來就不憚於衝突重圍，然而，這一次却成了例外。寂寞是這樣的明朗，照出我完全的孤獨，使我看見自己的軀殼的凝固，使我看見自己的心的徒然的激動，這猶如狹的籠中的老虎，忽然發現自己的狂吼之無聊，我不免戰慄了，我知道即使把我的心膨脹到若干倍的大，也不能炸破我那狹的籠。而況，我的心的衝突，將會妨害樑上的安甯罷？

這些「生物」和此外的一切，便構成一種奇異而明朗的寂寞。間或也來幾個訪問者，大抵是學生，又大抵是爲要

一如同在北極的地獄中的太陽，我的心只是冰凍而通紅的一團，」吟着波特萊爾的詩句，便降臨了憂鬱的寧靜，我的心漸漸的不再衝突了。

有一時期，便在這北窗之外，演出

著芙蓉花的悲劇，她在一天早晨潔白地開放，到了傍晚，便慘紅地萎謝。這樣的薄命，確實引起我的「因詩批利孫」。然而，往後，每天看慣了這一齣，到底也厭倦那單調的週期的變化，而也失了同情了。說是悲劇，而終古如斯，實也討厭！

然而奇異的是，不知過了若干的日月或世代，偶然記起一看，却見芙蓉花已失了所在了，樹的枝頭，只冷清清地垂着黃葉，懶散淒寂得如戲停人散後的幕布，恭喜，她自己也就厭倦了罷？而尋檢地上，則連殘跡已消，似堪惆悵！

但我的惆悵，却並不久留，因為北窗之內的房間中，寂寞和寒冷的圍合，已日益加重，我仍然不得不坐於斯，臥於斯。懷念太陽的溫存，忍受寒風的侵凌，但是降臨了憂鬱的甯靜，我的心似乎不想衝突了。對於窗外的閒事，自然

更不想管了。

七 跋

右隨筆六篇。末篇係一九三〇年舊作。餘五篇，則係去年寓居草巷時所寫；始於九月，輟於十月，此後續居草巷雖有三月之久，而無一字之增。

「靡不初，鮮有終」，實在是我生的大病之一。自知犯了這個病，所以不敢幹大事業，做大工作，即在文字方面，也只想寫些小品，沒有作長篇大論的壯志；焉知連小品也每次都成「虎頭蛇尾」，有時連尾也沒有，只起一個頭。這真是病入膏肓，大概是無藥可救的了。

我以為小品當以清新俊逸者為上，平生愛讀此派，亦嘗有志擬作，而終於不能。這固由於學力未逮，但缺乏輕鬆的心情，也是一個大原因。

不知為什麼，我向來不易有輕鬆的

心情，我的心常常是沉重的，沉重得如秦戈爾的詩中所云：「七月的雨雲，負着將降的驟雨的重荷，沈沈低壓」。在這樣的心情中寫出來的東西，當然不會有好的。有時或者偶覺心頭輕鬆，即擬管欲為清妙之辭，但一二行之後，即返故態，恰如陽光一閃而密雲復合。

這回的把這幾篇東西檢出來，本意是要燒掉的。但閱讀一過，却有些不忍了，這並不是敝帚自珍，不過看到自己在這三四年中，既不做別的事業，在文字方面，又只有這些，真所謂「一無所成」，太慚愧了。現在把這些東西留起來，給自己看看：所有的全在這里，就是這一些，則愧意常在，此後或可振作些。倘若燒掉了，以後想起，也許竟以為先前會有許多成績，不過已經毀掉罷了。那時無從查考，倒是自欺欺人了。

八月二十二日於上海花園坊。

畫家西斯來之家（一八六八）



雷奴阿作

雷奴阿的勝利

常書鴻

如果我們承認藝術是創作的話，那末藝術進行的動向應該是前推的，離心的，是一切破壞的力的原動軸，是時代改造的前驅者！然而不幸歷史帶着傳統的係聯，藝術家不一定是創造者。恩格

兒（Ingres）一生祇從事于承繼達維

（David）古典形態的追求，那沒有情感的

希臘格調的囚襲：所以無論他生前是如
何高傲的要想與奔狂勇武的浪漫派前導
特拉克魯阿（Delacroix）抗爭，他終于
生在時代裏，死在時代裏，而沒有像特
拉克魯阿，那般超過時代！

雷奴阿（A. Renoir）與莫南（Claude

Monet）可說是印像派前鋒隊中兩個最



舞舞（一八八三年作）

雷奴阿



少女（一九〇〇年作）

雷奴阿

獨特的具備着卓絕的情操，堅苦奮勇窮
畢生精力向時代挑戰着的純藝術家。我
們看見同時代的馬納（Manet），與特茹
（Degas）用可人的色調與筆觸，多半還
沒有脫離傳統技術的作者，比較早一點
就博得社會的同情與認識，因此他們的
作風自始至終沒多大的轉變。換一句話
說，他們已終止在創造的中程，還留于
成功的路上而不再冒險去求進取。雷奴
阿却是相反的繼續在不斷的未來中求新
生，求藝術的無止境。他並沒有像馬納
那般用可人的色調和筆觸；他並不追尋

眼前的成功。因此，他是非常可憐的。生活在仇視和譏刺的當代社會中，沒有灰心，沒有餒氣，經過半個世紀長期的奮鬥，時時刻刻在新的藝術的過渡中推進，一直到今天，我們靜心靜意的在全般藝術史乘上作了一回周密的檢討之後，才應該毫無疑義的承認雷奴阿是一個具備銳利的眼光，在現代女子一般充實了香，色，熱，肉感的世界最是深切地把握到核心的一個純粹超時代的藝術家。

這一位最近在巴黎 Hotel Drouot

以一幅小藝術家 (Le Petit Artiste) 贏得十七萬法郎高價的作者雷奴阿，同時

又存渥郎其 (Muse l'Orangerie) 美術館

開了一個盛大的個人展覽會。一時各報

各雜誌的好評彷彿把這位大藝術家的品

格重新又加上一個新簇簇的，顯明的冠

冕。在這個雷奴阿展覽會開幕的前夕，

巴黎晚報記者又特地去訪問雷奴阿的兄

弟及雷奴阿的兒子（就是價值十七萬法

郎小藝術家畫中的模特兒，現在已是三十來歲的壯年了！）大家都是非常渴望的想探得一點雷奴阿生前軼事。據說雷奴阿的後裔尚佔有一個極重要的收藏 (Collection) 甚至於保險公司不敢担保，那些遺作的價值是可想而知了！

人說雷奴阿是勝利了！然而請不要

忘記他在仇視和譏刺中的奮鬥，他不斷的追求，而且這個勝利的酬報是在一九三三年距他死後十四年的今朝。

（註）關於雷奴阿的生平及其作品

本文作者正在從事譯述，不

久當可脫稿刊印。

一九三三，七，二二日於巴黎



梳妝（一九〇〇年）

雷奴阿

蘇珍

柯靈

夜漸漸的沉靜了。西湖上的游人，已經疏疏朗朗地顯得落寞起來。夜行的燕子開始向濃密的楊柳叢中求宿，做牠們香甜的夢去。天上月色很好，勻淨地給平靜的西湖灑上一層銀色的薄霧；湖邊的柳樹，也被燈光和月光掩映得韻雅多致。馬路上偶然有一二輛汽車駛過，常是熄滅了車前的探照燈，不聲不響地溜了過去，似乎怕碾碎西子的甜夢。

就在這個時候，靠近第六公園的湖濱路上，有三個青年的影子，幽靈般向前移動。

她們剛從一家酒店裏跑了出來，酒力的燃燒使他們的面上感得有些燥熱，他們慢慢地向前走着，迎着湖上一陣陣吹來的初秋的夜晚風，帶給他們一種輕鬆涼爽的快感，三人中的一個女子，看去

年紀很輕，大約不過二十歲的樣子；他的面孔的輪廓很美，一雙細長而成弧綫的妖媚的眼睛，結膜上網着不少紅絲。

她的酒似乎比別人吃得多一點，所以走路的姿勢，頗顯得有些踉蹌。走了一陣，她命令似的對一個瘦長的青年叫着：

「夢秋，來，請讓我靠着你走！」

瘦長的青年，走近了她，讓她靠着了他的肩膀。走了幾步，她又回頭向一個比較矮小的青年帶着笑說：

「哦，我真有點醉了！趙先生——

濼如，你也來攙着我走罷！」

被她呼作濼如的青年也走了攙來。他們這樣靜靜地沿着湖濱路走去，大家都無意地沉默着，各人的心裏都凝着不同的情緒；對於湖上幽嫺的月光，

路畔的燈光……那四週的動人的景物，似乎都沒有留意欣賞。隔了些時候，夢秋站住了借着路燈的光看了看錶，回頭問着蘇珍說：

「珍，十一點過了，你還能夠回去嗎？」

「啊，這樣遲了嗎！」她驚嘆似的說了一句。

「我看……就到西湖飯店去住一夜罷！你醉了，得趕緊休息了。」

「你們就攔在西湖飯店嗎？」

「是的，我想你這樣晚的醉了酒回去不大好，到旅館裏去看一個房間好了。」

看着夢秋誠懇的懇懇的態度，蘇珍女士不經意地點點頭：

「也好，我們就去罷！我的頭很暈，彷彿地球都要翻轉來了！」

於是他們的脚步加緊了一些。十分鐘以後，已經到了西湖飯店。

這是一間面湖的雙人房間，一直一橫地擺着兩張床鋪，原是夢秋和濞如兩個住着的。他們這一次到杭州來旅行，在這將要歸去的前一天傍晚，無意中却遇到了同鄉的蘇珍女士，——這嫵媚的女性，在他們故鄉那一座封建勢力十分濃重的古老的縣城當中，是有着一種使每個青年都欽羨着的浪漫的芳名的。

他們一跑進這房間，蘇珍女士頹然一倒，便軟癱在側西的一張床上，她帶着一點輕微的喘息，獨自地說：

「今天真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們

！」
「你想不到罷？倒是我曾經這樣預料過的。」夢秋笑着說：「濞如，我不是對你說過的嗎，我們或許會在西子湖邊遇着蘇的，現在果真遇着了，哈哈！」

濞如不出聲，偷偷地對夢秋扮了一個鬼臉。夢秋並不理，在桌上取火柴刻

了一根，把一支腳在口裏的香烟燃着，向蘇珍躺着的床上送了過去。

「不，」蘇珍搖着手：「我不想吸烟，祇是口燥得要命，請你們叫茶房去買一點水菓好不好？」

「好！」夢珍答應着，跑到近窗台的門框邊預備去按電鈴招呼茶房；坐在沙發上的濞如忽然站了起來。

「不必叫茶房，我去買好了；我自己也要買一點別的東西，幾乎忘却了，現在不知道還有買的沒有。」

說着，他已經帶起了帽子；夢秋向他一手架在額上行了一個卓別林式的禮，他笑着點頭，便匆匆地出去了。

「從前在家鄉的時候，我和濞如很少來往，偶然遇見，一點頭就完了，現在我覺得濞如也是一個有趣的朋友。夢秋，你說是不是？」蘇珍幽幽地說。

夢秋却似乎沒有聽見她的話，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已經走到窗台外面，對

着滿湖湛湛的月色，用一個較響的聲音，驚嘆似的叫着：

「呵，真是難得這樣美麗的月夜了，你快起來看看這殘裝欲睡的西子罷！」

蘇珍聽了這話，果真從床上翻身站了起來，一直走到窗台上面。

一輪欲圓未圓的月亮，已將沉在西方的天角；月光染成了一湖灑灑的銀波，湖面上像蒙了一張蟬翼紗似的；遠山的黛影，在清空中描出一筆隱約的輪廓，她憑着欄杆望了一會，嘆息似的說：

「唉，真是迷人的月色！」

在這聲音裏，帶着子規夜啼一樣深長的感慨，彷彿生命的怨抑都要在這裏迸發出來。瞬息的沉默，夢秋移動的窺近她的身邊，一手拍拍她的肩膀：

「啊，這單薄的衣衫，當心着了涼

啊！」

「還好！」蘇珍似乎確實感到了一

點涼意，把身子向他靠近了一些。接着她歪了頭，有所感觸地發問：「夢秋，現在我倒想問你，這一次我離開故鄉以後，故鄉對我下了一點如何刻毒的批評？」

「沒有什麼，『故鄉』還不是從前的『故鄉？』」夢秋忽然地回答了：「不過，對於你這一次出走的情形，我還不大明白。」

「是的，你當然不會明白；我的這許多朋友當中，誰也不會明白呢！」她神祕地微笑着。

「但是我希望你現在能告訴我一點！」

「告訴你嗎？實在說，也沒有什麼好告訴的。」蘇珍緩緩地把她的身體旋過來，微昂着頭，望着夢秋的面孔；接着又把眼光移到空間去。半晌的沉默以後，她忽然興奮地說：

「啊，夢秋！今夜的月色真使我感

動，現在我的心弦真像琴弦般的顫動了！記得我這次離開故鄉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一個月夜。不錯，那晚的月色也像今晚一般美好，正是一個秋天，是蕭條的秋天！」

「但是，你爲什麼要離開了故鄉呢？聽說你的同事，一位姓駱的，他對你的感情很好；有些人還傳言你們已經訂婚了！」夢秋感着興趣似的問她。

「是的，駱待我很好，他對我用過不少細心的殷勤與體貼；我從他那裏也享受過許多溫情的安慰，而且我也真心愛過他的，結果我却又受了一次愛情的騙；駱完全是半分也不能了解我的人！」蘇珍極有力地說；到這裏又把聲音放低一些，換一個語調說下去：「夢秋，你也可以說是我比較接近的朋友，我過去的事情，你大概都曉得。爲了我的過去，不但失去了朋友對我的同情，而且還被故鄉的人當作了洪水猛獸。哦，

洪水猛獸！甚至於我幾個比較有感情的朋友，當面待得我很好的，也在我的背後向我吐嘈。其實這些情形，我早就看慣了，倒也不覺得怎樣。一個男子的心情，往往是如此的；最好天下的女子，完全屬於他一人，而所有屬於他的女子，却不許交接半個異性的朋友；否則就什麼浪漫啦，墮落啦……什麼醜態的名詞都不惜加到你的頭上來。——夢秋，你也是男子，對於我的這些話會生氣嗎？哈哈！」她放浪地笑。

「不，這沒有什麼關係！」夢秋也微笑着說。

「我最恨的倒是一班自以爲思想十分摩登的小姐們。她們願意自己打扮得一個狐狸精似的去招男子玩弄，說是戀愛，做精神上的奴隸；却獨不容於她們比較愛好自由的同性。夢秋，你不知道我的幾個同伴，近來對於我是怎樣的非議着，攻擊着，她們簡直罵我是一個買

淫婦！」蘇珍激動地說：「你不是說略對我感情很好嗎？可是他起初對我用情

下去：

，也爲了不曉得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後

「唉，這年頭兒，我們女人在這兩

不住，你不要太浪費了自己的青春。」說到最後，他的頭邊露出了遮掩不住的

來他對於我的個性漸漸明白，他對我的態度，就漸漸地有些矚視了。」

重壓迫下的社會上做人可真不容易！除非你死心塌地做奴隸，受宰割；如果你

夢秋默默地聽着，不說一句話。

要想存一點自由的心，那就非受社會無

天空起了一些浮雲，湖面有一陣料

情的指責和誹謗不可。——是的，這樣

的風兒掠來；他們輕微地打了一個寒噤，大家不自覺地身子靠緊了一些。

的指責誹謗我是受夠的了，可是我偏要這樣做，順着我的心性去做；我要看看

蘇珍被酒力燒得有些緋紅的面孔，

他們究竟把我怎麼樣！」

更塗了一層情感的光彩；從她胸際迅速

她這樣嚴肅地說，那些沉着有力的

地起伏的當中，可以看出她的情感是怎

語調，完全像一種激昂慷慨的演講。說

樣地興奮。

了以後，她似乎發泄了一點什麼，便昂

「失戀，這包括着多少辛酸與凄苦

着頭沉默起來了。

的名詞，在一個普通的女子看起來，也

「珍，我完全了解你，我極同情你

許是椿大不了的事；但這在我就太平常

的遭遇！」隔了頃刻，夢秋輕輕地搖動

！反正一走也就完了，當然，這是不願

被握在他掌中的她的手，裝着極誠懇的

意的，不過誰也沒有更好的法子。夢秋

姿態說：「但是，女人是遲早要有歸宿

，我失戀的次數，你所曉得的大概也不

的，我想你應該找個結婚的對手了；男

少了罷？」

子也許不是每個都像你所想像的那樣靠

「女人爲什麼一定要結婚呢？女人除了結婚生兒子就沒有更重要的事情嗎？」蘇珍微笑搖搖她的頭：「我覺得女人沒有結婚的必要；即使有，我現在也還不想。等到我自己迫切地需要結婚的時候，那時再說罷！」

門兒響着，屋子裏有了皮鞋走路的聲音。

她們同時離開窗台，走向房子裏去

。濞如微笑地站在燈下，桌子上已經擺

着一大紙袋的水菓。

「哦，濞如，真是對不起你！」蘇

珍抱歉地說。

「不要客氣！」濞如說着，把紙包

拆了開來，自己光拿起一隻香蕉來吃。

蘇珍吃着水菓的時候，一眼看見那

邊梳洗台上擺着一網許多盒子和紙包，

都是些杭州土產的食物。她笑着向滌如說：

「這東西，是預備帶回去送給愛人的嗎？」

「我還沒有愛人呢！如果你不棄，就奉送給你罷！」滌如正經地說。

「哦，還沒有愛人嗎？你真是太可憐了！」蘇珍皺着眉，裝了一個可憐的面相，接着忍不住就笑了。

滌如笑了，夢秋也笑了。

吃着水菓，大家閑談了片刻，蘇珍的腦袋忽然感着一陣劇烈的暈眩，倒在床上，祇是疲乏地叫着想嘔，結果終於嘔了。夢秋趕緊把痰盂挪過來，已經落花似的嘔了一地。一種刺鼻的帶着酸味的酒氣，瀰漫得滿屋子。

嘔吐了一陣以後，似乎不想再嘔了。滌如叫侍者把滿地狼籍的殘敗的食物收拾了出去。

「剛才在醫台上受了風，着涼了！」

「夢秋俯下身子，用手按着她的頭，低聲地問：『現在覺得怎麼樣，舒服一點了罷？』」

「沒有什麼。」蘇珍微微地睜開她閉着的眼睛，成了一條纖細的秋波，她笑着說：『自己太貪杯的緣故，嘔過了倒覺得舒服了。』

「我看密司蘇可以睡了。」滌如走近床去，目光向着夢秋。

「唔。」他向滌如點了點頭，又回過去向蘇珍笑着：「珍，我看你不必另外開房間了，就睡在這裏罷，我和滌如兩個一床。」說了後他又補充了一句：「要是你有點兒什麼不舒服，我們招呼也便當些。」

「男人是吃人的老虎，密司蘇不怕被吞了嗎？」滌如說着笑將起來。

「好，老虎我倒不怕，讓你們吞了我也好！」蘇珍疲乏地閉着眼睛，頹然的說：「我就住在這裏罷。唉，今晚真

夥累了，現在我的身體簡直像飄蕩在雲端裏一樣，我真不願——再動了。」最後的一句，已經說得十分含糊。

說話的聲音寂靜了。

滌如在正面的一張床上鋪着棉被；蘇珍軟攤在床上，讓夢秋把她的頭扶在枕上，又把她一半橫在床外的身體挪進去，又替她把被蓋好，她像患了麻瘋症似的，四肢一點也舉動不來，讓夢秋替她擺佈着，她似乎一點也沒有覺得，最後，夢秋替她解開了襟前的紐扣，在她耳朵邊輕輕的說：

「珍！衣服和鞋子請你自己脫去了，這樣睡着不舒服！」

蘇珍閉着眼睛向他點點頭，他把帳門也放下了。

五分鐘以後，夢秋和滌如上了床。電燈熄滅了以後，月光的清輝從窗台上射進來，斜照在地板上和側面的床鋪的帳子上，情景顯得異樣的神秘和靜

體。

『珍，珍！』沉默的空氣中有一個

聲音在震動，是從夢秋的口裏發出來的

：『你最近不預備回故鄉嗎？』

『唔。』蘇珍迷迷糊糊地答應着，

翻了一個身。

『珍，你明天，就同我們回去一次

好嗎？』

『唔，——不！』

『珍，我們——』一個遲疑的聲音

：『我們睡在一床好不好？大家好談天

。』

『唔……』蘇珍沒有聽清楚他說什

麼，含糊地答應着。

一陣悉悉率率的聲音，蘇珍女士睡

着的床上的帳門開了。她有些吃驚，但

依然把眼睛緊閉着；死一樣的疲倦支配

了她的身體，使她掙扎一下的能力也沒

有。

她感着一種不舒服，侷促，擁擠，

身體的周圍緊緊地刺着了男人的結實的
肉體，而且是兩個！

迷迷糊糊地，蘇珍祇覺得她整個的

身體都烙着火一樣的熱和力窒息般的壓

迫。她把身子無力地翻動了幾下，噓口

氣說：

『唉，你們這兩個真淘氣！』

……

肉 的 誘 惑



肉 的 誘 惑

陳升洪作

紅豆

趙鈺權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擷，

此物最相思！

——王維

勿論是誰，讀了這優美的詩句，總會生起情韻飄渺的想像來罷？勿論是誰，讀了這優美的詩句，對於紅豆，總會悠然神往，渴欲一見罷？可是，相思的種子，種遍了人間，而象徵相思的紅豆，却不容易碰到。

記不得是那一年，我在一本書上，曾經看到過關於紅豆的記述，大意說是：這樣東西，又名「相思子」，相傳有女子望夫樹下，血淚染枝，結而為子的話。

啊！這是一個多麼富有詩意的傳說

！無怪我們的詩人王維，會謳歌出這樣優美的詩句！

我自從讀了這首詩起，直到現在，對於紅豆已經相思了好多年，——然而，終於是「相思」而已，連做夢都未能夠一親紅豆的芳澤呢！

今年跑到這人地生疎的鎮江來做事，「寂寞」，「無聊」，似乎成了不肯和我分離的伴侶。每在日已西沉的黃昏時分，懷人之感，便油然而生。我總是低吟着我心愛的詩詞，以排遣我胸中無邊的鬱悶！有一天，我無意中讀到這首詩，同事中，有位江陰的吳君，在旁含笑對我說：

「你有沒有見過紅豆？」

我搖了一搖頭。

我聽了也沒注意。以為他在說玩話。

誰知他一聲不響地跑到房間裏。拿出一枚小而略扁的黯赭色的心狀的東西，輕輕地送到我的手裏，珍重地對我說：「這就是紅豆，是我們鄉間著名的珍物。結這樣東西的一顆樹，曾經死過去一次，後來復活一枝，可是結子無多，並且已經有幾年不結了，保不定，將來或許會絕種！現在送一粒給你，以後你讀到這首詩，便將牠拿出來細細地玩玩，不是一件很夠味的事嗎？」

我把紅豆接到手裏，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欣喜。可是我反復地細玩着，終看不出牠是什麼，說是紅豆，不但不紅，簡直豆的形狀都沒有，這怎能不使我懷疑呢？

吳君似乎曉得了我的意思，他告訴

我，這是帶笑的紅豆，要看，可以把牠敲開來。

我遵照他的話做去，果然，在筭裏面看到一枚晶瑩的紅潤的豆粒。

我於是推想到這樣東西，被稱爲「相思子」，不是無因，你看：小小的心房中，（豆筭）深深地藏着一位可愛的人兒，（仁兒）不是相思是什麼？無須有那樣富有詩意的傳說，「相思子」的雅號，牠已經是受之無愧了。

我把玩着，我帶着孩子的心情把玩着。我幾乎不忍釋手了。

「啊！好一個象徵相思的紅豆呵！我竟有緣，能夠和你相見，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呢！」我低低地太息了。

後來，我問吳君：

「這紅豆，是不是王維所詠的那一種？」

他說，這樣東西，在人世中已經度過了很悠久的歲月，牠的歷史，他雖沒

有詳細地研究過，然而，他敢相信，這紅豆，的確是王維所詠的那一種。

吳君的話，似乎又無可懷疑。

「是的，唐時的「南國」，大概就是指江南一帶的地方罷！——這株樹能夠生存到現在，真不容易呢！」我默默

地想着。

啊！我感激王維，我感激吳君，他

們一個寫下了優美的詩句，使我知道天地間有這樣的珍物；一個因爲他多情的贈與，竟一朝能完成了我十餘年的私願。

一九三二，秋，於鎮江。

聰敏的女學生



新小白臉交朋友可以得到快樂
她如老頭子交朋友可以得到錢



每伴皆有多愛友可以得
到保證

自男同學交友可
以冷地改画



陳升洪作

摩登女子

荆有麟

「喂喂喂，開門，開門，大白天開門作什麼事？」

雨的天，丁美玉一下課，就關起門換衣裳，外邊却有人在叫喚了。

「哪一個？」

「哪一個？聲音都聽不出來麼？你的丈……夫。」

「張新紅麼？你這鬼，來幹什麼？」

不開門。」

「真的不開麼？那我不告訴你了。」

「告訴我什麼？」

「那你得先開門。」

「你這鬼東西，總是捉弄人，好，給你開。」

門「呀」的一聲開了，站在外面的張新紅，一步跳到屋中間，正預備代丁

美玉開門，却爲異樣的顏色所吸引，突然笑起來：——

「幹嗎？穿這樣紅的衣裳？」

丁美玉將門關好，又回到桌子邊，答覆張新紅的奇問：——

「怎麼樣，紅衣裳就不是人穿的麼？」

「自然是人穿的咯，我是問你爲什麼要穿的這樣漂亮？天又下着雨，難道又去會他麼？」

「會哪一個？」

「還問我哩，自然是你的意中人兒！」

「見鬼，你再胡講，小心我撕你的嘴！」

張新紅將嘴湊近了美玉面前，好像要她撕，猛不防，却在丁美玉臉上親了

一下，跳過了。兩個人便撕打到床上。

「好，好妹妹，好丈夫，好……好乖乖，我再不敢了。」因了身體的瘦小

，綽號「可憐的秋香」的張新紅，終於因她氣力小，向壓在她身上的丁美玉討饒了。

「什麼？乖乖？不行！另外叫！」丁美玉的手，在下面的一個胸前，

到處爬。

「那你說叫你什麼？」

「我不說，要你叫。」

「好，你讓我起來，我叫。」

「你叫不叫？」丁美玉藉着戰勝的餘威，手老在下面身上到處摸，張新紅這回是叫對了。

「好哥哥，我再不敢了。」兩人都起來，却都氣呼呼。

丁美玉因被壓纏了她自己紅印度綢旗袍，突然奴起嘴，張新紅却想起她來的使命了，忽然說：——

「教我們英文的李先生，不是你的親戚麼？」

「爲什麼？」

「我不管那些，反正我愛他，你說教我怎麼辦呢？」

「親戚不親戚，管你什麼事？」丁

「他雖然是你的舅舅，現在並不是

「你不管那些，社會要管哩，你就

美玉雖然爲一般男先生所追逐，但她熱

在家裏，你想：他那樣年青，又沒有結

不能另外愛一個人麼？」

戀的，却是他的舅舅而兼師的李梅伯。

過婚，你同他時常在一塊兒，不是故意

「這又不是買東西，怎麼能隨便換

所以在聽到張新紅提起李梅伯，面上使

招開話麼？」張新紅眼睛瞅住了美玉，

呢。」

泛起紅暈，好像怪張新紅太討厭，可是

坐到床上去。丁美玉聽着外邊，雨越下

「那將不達到目的，不是要痛

，她裏心裏感到喜悅，於是便那麼有意

越大了，知道難出去，便脫了她的紅印

苦嗎？」

無意的反問了一聲。

度綳大褂，也坐到張新紅的旁邊，張新

「我愛他，我就非達到目的不可，

「你這個人真是，人家同你講正經

紅看她不言語，又問了：——

「除非他……。」

話。我聽說：他是你舅舅，是吧？」

「你們是不是戀愛了？」

「所以，我曉得你不能聽我的話，

「是的。」

「……，」丁美玉點點頭，依

你總有時候要後悔不聽我的話呢。」

「那你就對了，現在外邊說他的

然沒有應聲。

「這有什麼後悔呢？誰還能不許我

閒話很多。」

「我知道你的性子，不見得能聽我

們相愛麼？」

「什麼閒話？」丁美玉的態皮並未

的話，不過，你要曉得：他這是你舅舅

「你真是，把理想當事實，你們這

表示出驚訝，張新紅只得直說了：——

，你想：你們倆能成事實嗎？」

個消息要是傳出去，馬上你們就不能站

「還有什麼好閒話麼？人家說你們

「我想可以。他也很愛我。」

立了，學校不要他教書不必說，恐怕你

來往很親密。」

「他愛你，那另是一件事，他既是

也不能再上學吧？」張新紅看着說她不

「就是這些麼？」

老師，又是你舅舅，不說班輩已經差，

轉，便用利害勸她了，然而：丁美玉還

「閒話自然還有，我是說你不應該

在習慣上，論血統也不行。」

是倔強：——

「這倒沒關係，我相信：只要自己有能力，總可以在社會上活下去，他不能教書，他可以作旁的事，他根本是學工程的，教書也並非他的志願。至於我，好在離畢業只有一年了，何必一定要等一張文憑呢？」

「你倒說的簡單，這個地方不讓你作事，旁的地方，就能讓你作事麼？遍地烏鴉還不是一樣黑麼？只要人家知道你倆的關係，恐怕誰也會反對吧？」

「我不妨，世界這樣大，就沒有容我們的地方，中國沒有出路，我們就向外國去，總有地方容納我們的。」

張新紅是只能再改口了：——

「再說：你們血統這樣近，將來生下孩子也不好。」

「你才是越說越離奇了，戀愛是爲自己，還是爲孩子呢？我先問你，你平常是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父母既不可牽制自己戀愛，兒女爲什麼

就可牽制自己戀愛呢？你說。」

「話不是這麼說，父母牽制戀愛，是無意義的，兒女對於社會影響可就大了，你想：要是生下兒女不健康，社會不要受害麼？」

「我以爲，所謂健康，應有兩方面，一是體力，一是思想，但這兩方面的基礎，却都建築在愛情上，中國人因爲不講愛情，所以中國人的體力同思想，就遠不及西洋人，所以，我要先講戀愛的。」

「那麼；照你所說，不管血統不血統，只要相愛就愛，兒女母子姊妹兄弟不是都可以戀愛麼？」

「自然可以，比如：現在要是有了兒童公育及養老院，大家把家庭打破了，生下兒女都送到兒童公育，時間一久，自然弄不清誰是誰的親族，以後各在社會上服務，有機會碰在一塊兒，誰能保兒女母子兄弟姊妹不發生起戀愛來呢？」

？」

「這恐怕不行吧？你想……」

張新紅的話還未講完，宿舍的傳達，喊了美玉去接電話，張新紅也笑着走出去。她腦筋中浮起一個大的波浪：她就是因愛她的姊丈被社會攻擊。失了戀，到今天猶過着獨身的孤寂生活，她想：丁美玉的將來，必定也陷於與她同樣的命運吧！

是暑假後，開學兩個月的事情了，K校長忽然召集全校教職員會議，英文教員李梅伯却在召集之列，人數到齊了，校長宣布他要開會的宗旨：——

「今天請各位來，是要商議一件有關學校名譽，有關我們大家人格的事，現在外邊是：人言嘖嘖大概諸位也多有知道吧？就是英文教員李梅伯同高二級學生丁美玉，發生了不名譽的事情。這件事，關係學校名譽太大了，所以要請

各位商議個妥善的辦法。」

「請校長將詳細經過，宣布一下。」

「本來追逐丁美玉的體育教員戴賈仁，預備捉住話柄，推波一下。」

「這種無廉恥的東西，趕出去就是了，省得污壞了大家的人格。」國文教員史老先生已先冒了火。

「校長，我看，這件事沒有在這裏討論的必要，戀愛不戀愛，是他們倆人間的私事，學校怎麼能干涉？難道說，男女的婚嫁，還一定先得學校允許嗎？中國社會也沒有這種法律。」數學教員的意見。

「這成什麼話？他們在學校胡鬧，自然有損學校名譽，學校名譽好壞，是我們大家負責的，這種事要容納，那學校以後不要變為妓院麼？校長，我主張從嚴法辦。」教史地的高先生，立刻對數學教員的意見，送了反駁。

爭吵時間延了長，大家好像都認為

這件事比什麼日本人奪去東四省還厲害

，平素來往很好的，這時也都翻了臉，本有意見的，更分外眼紅，只要對手一開口，無論他的意見如何，都要回敬一下的。老奸巨滑的K校長看着這樣爭鬧難收場，抬頭望着四周，找結束的機會，忽然看見東邊窗外，好像有幾個頭影子在閃，便急急將手一搖說：

「我看，這件事，我們也不必再討論下去了，我想，先將丁美玉這個害羣之馬開除了，省得學生再染上這種摩登習氣，至於李梅伯兄弟自有方法讓他走，不過，還請大家暫且不要宣布，省得再生出什麼枝節來。」這幾句話，聲音特別小，說着，手並向東邊窗外指，大家也都看見了，會議便忽忽收場。

夜晚學校佈告處便掛起這樣牌子：

查高二級學生丁美玉
行為不軌有違校規着
即開除 此佈
校長 × × ×

丁美玉依了李梅伯的話，先搬到校外的洪順旅社，預備補習功課，靜待寒假，再考其他學校的插班，因為李梅伯究竟還在此地，他們也不願意離開，可是：等李梅伯由洪順旅社送了美玉回來時，校長已在他房裏等候多時了。

兩人先寒暄，接着校長就說了：

「丁美玉被開除了，李先生大概曉得了吧？這次丁美玉是為李先生犧牲了，真可惜。」

「……………」李梅伯氣的講不出話來。

「我說，李先生，也就太不應該，她究竟是學生，剛才，體育教員戴先生



斷簡殘篇

王石作

講：她還是李先生的外甥女，那就更不對了，我們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我勸李先生還是同她斷絕關係好。」

「這件事，那不必勞校長關心，我們既是相愛了。什麼意見，都不能阻止我們的。」

「是的，李先生自然是高見，不過學校方面太困難，今天下午開校務會議時，對於李先生的閒話，也很多呢。還是兄弟極力的代李先生解釋，才算馬糊過去。」

「唔，」李梅伯已明白校長的來意了。

「所以，我很想勸李先生，還是勸馬懸崖的好。天下好女子，究竟是多啦，又何必呢？」校長又說了。

「那我立刻也走好了，」李梅伯很直爽的講出來。

「這到不必積極，最好能同丁美玉斷絕往來，不更好些麼？李先生又是這

裏學生向來歡迎的。」

「那請校長先方便一步，我回頭就叫人送辭職書來！」李梅伯了然校長的喋喋，完全是因聘書上契約關係，便斬釘切鐵似的，道破了校長的心思，校長果然笑着站起了：——

「好，李先生有事，兄弟先告退一步，至於職辭，倒不必那麼積極，凡事我們總有一個商量，回頭我們再細談。」幾乎是九十度的鞠躬，灣過腰，走出去了。

李梅伯望着校長的後影，苦笑了一陣，立刻辦起應辦的手續，不到兩個鐘頭，就搬到洪順旅社去，丁美玉覺得再考旁的學校的計劃既失敗，便主張立刻離開C城，在十一點半鐘的時光，兩人淋着傾盆的大雨，走上了當夜要放S埠的船。

次日，不特美秀女中，連全C城，都轟傳着廢登（FEL）戀愛的消息。

羅丹的藝術

毅然

羅丹是十九世紀以來雕刻界的權威

者。我，知道他的名字還是由宗白華先生在新青年上面的一篇「看了羅丹雕刻以後」那文章時的事。其後，一直到了前年的冬天「九一八」事變不久，人們的愛國運動鬧的正熱烈的時節，不惜自認「涼血」，而躲在圖書館中費了一個禮拜的時間，才把一冊快滿四百頁的由（註）二筆記，曾覺之先生翻譯的「羅丹美術論」讀完了。現在，我寫下由他那兒所得來的印象的碎屑：

首先，我們所能夠看到的，羅丹的藝術態度是唯實——忠實自然。

但，他所說的自然乃是由於他美術家的心眼之所見者；故不僅有外面形體的肖，而更有着其內面靈魂的活動之情形的抄寫。以此，他曾用了擴大，特表

，加力……以表出之。

在工作上，他不是支配他的模特兒如一般人所做的一樣；而是由於他們的自然姿態（活的）在引起了他的注意時再保留它。——用非常迅速的手法。

其次，羅丹雕刻的運動是重要的。他的作品常常表現着人的肌肉以及種種的運動的法則，而決非若照相似的在一段動的連續中，僅捉到了其某個一時的整個運動中暫時的靜態。相反的，他却表現了這一個姿態到別一個姿態的轉換，從第一步已經完成的過去的痕迹，至新的第二步動作產生的進行趨勢。因此，他那「走路的人」便真的是正在勇往地邁進，而「尼將軍」也確是正揮舞那剛拔出刀鞘的指揮刀在喊着前進。總之，他的作品中都有着動和力的生命。

然而，這究竟是什麼魔術呢——死的石頭可以活動起來？如（註）三最初所遇到的眩惑一樣，我，也曾被眩惑着。雖然，他明白說：運動的表示是在於其動作轉換過程的把捉之精確。但，究竟是如何樣的把捉呢？

這問題的解決也並不神祕。羅丹的意思，假若我們把它用較落實的語句說則應該是：運動，在於身體肌肉動作的「不」合解剖！——但同時也可以說它是要比一般只斤斤於靜的空間的廣袤而沒有動的時間的連續者來得「更」合解剖。因為，宇宙是永遠地在動的過程中。沒有動，便離開了「真實」！

可是，這兒的所謂「不」合解剖，却也並不是允許我們把一個人身體的各部份的比例弄錯。重要的，是把幾個不同時間的動作姿態同時擺進到一個同一的場面中。在作者巧妙地所規定的程序下，鑑賞者逐步地恰若作者的企圖一樣

地得到各個動作姿態的印象；同時，因為這些印象的呈出是時間地連續着，於是，整個動作的幻覺便由此而產生了。像他那「尼將軍」的按刀鞘的手的用力與其左脚的鬆舉固然是按刀時動作的寫實，而其右手却不對了，右手是已經完全地進到第二步揮刀動作時的姿態。並且，那鼓張的胸脯與逼視前方的呼喊的頭是絕對地不會符合於拔刀動作中的。這，是不合解剖；但這是比合解剖者更要真實！

同樣，在他所作的羣像中，更確認了雕刻與戲劇的合一性。在「加列的義民」中他曾實踐了他自己的理論。他，在一個似乎死的場面中採用了戲劇式的分幕法一樣的手段，表現出一回故事的連續。

他，對於題材的處理並不如照相機似地攝取了其整個連續中的一環靜止的狀態，而是在一整個連續的演變中截出

了一段精悍的較短的連續。它們，仍然是連續地在活動着的。它們，不是影片的单張一樣只是些死的近於偽飾的麻木呆滯的靜態，而是充滿了動的有生命的整個連續中之一段小的連續。——即是，在一個有限的場面中包含了無量多的場面。故事的展開，便如此地成功了。

在別一方面，如一般的印象主義者之為更澈底的寫實主義者一樣，羅丹，他是比寫實主義更要寫實，雖然，他所描寫的并不會在說謊的照片中發現。

在技術上，他不僅限於外表的自然主義，而且是心靈的詩人。

對於「美」，他並沒有成見。

他說：「美是隨處都有的。非美失之於眼，而是眼失之於覺察」。

又說：「所謂美，便是「品性與表現」」。

因此，他以為，希臘的女子身體是

美，而在法蘭西的日耳曼族奧斯拉夫族的女子也是美；處女有美，由處女變成了婦人也仍然有美。甚至於，連老歐爾米哀那已經為時間所鍛練成了香腸一樣的瘦腳臂也一樣地有美！

他說：「如果美術家祇畫出了虛浮瑣屑的點線，若照像一般精確的地描出面貌的種種痕迹而皆無關於某種品性的，那不該受人贊美。他所應該獲得的類似是心靈的類似！一切點，線，都應該是於某種內面心意的啓示。」——是他與衆不同的對於肖像所具的獨特而正確的觀念。

可是，一般人却不懂得這個，以致於，費了七年苦心始得完全的「巴爾扎克像」，却被請托者所拒絕，以為，那是不像的。雖然，它的每一點畫都是他在巴爾扎克著述中所找出來的其獨具的人格特徵。

羅丹，其個人的事業是既經偉大了



。其對於工作的負責也是我們所應該予以崇敬的。

最後，我們再看看他的藝術之另一方面吧：

依他的意思，藝術家之對於社會是最有用的。雖則他們并不若木匠石匠之爲人類物質生活之需要予以供給的造作，然而，他教人們對於其工作的忠誠與

戀愛。雖感覺了物質需要的不滿而仍祇求於精神的慰安。永遠地，人們不會失望也不會對於不公平的措施加以憤懣。怠工，不會發生了。矛盾的現實得着了平衡的維持。這，便是其藝術之唯一的社會學的解釋。至於其意識的正確與否那却是另外的問題了。

一九三三，三，三〇·西湖藝專校

秋雨

陳醉雲

應該是爽朗的清秋，
却成爲袷衣怯寒的時候；
愉快一點不好嗎，
爲甚麼要撒下一天淒愁！

這不堪腳躑的街頭，
掩沒了故鄉的俊秀；
落寞無侶的遊子呵，
此心祇在雲山之間沉浮！

秋天的收穫

鄭德本

靜寂的水上

這是一排城牆和煙綠色的楊柳，遠

遠看去，高低相差不過一寸的光景。

柳樹毗連的水面，顯著畫成一條白

色的絲帶，長而狹，環砌了湖的一角，

稍暗地方，放着亮光，這是雲層里的太

陽，露出笑容，映在靜寂的水上，水微

動着的影子，髮絲落着細雨。

天上浮着的雲彩，是銀白色，也有

不同的淺藍色，在東邊空闊的天空裏有

一灣清泉，澈底的透明。這是極光彩神

祕的銀河啊！落日慢慢的射着光芒，已

疲倦無力了，美麗的光芒，反射在水上

，插入水中，好似一塊潔白的寶石，落

在沈清的池裏，兩者一樣的膩媚！

遠近的蘆葦，密密的圍着湖之四周

，在那綠叢中，聽見雀兒們婉轉的悠啼

，一簇簇的蘆花，在微風中輕巧的頷首

，漸漸吹飄到靠近沙泥漩渦中，驚走不

少可愛的白色的飛禽，在枯葦裏也聽得

，也看到亮閃閃的小魚，在那兒跳躍，

發出抑揚的音節，散佈在沈穆的水上，

靜默的波紋間。——城外附近的鄉村，

沉陷在暮色蒼然的宇宙裏。

那高高的山峯，矚着一層輕煙，遮

蓋着牠底面孔，顯著欲泣的苦笑，農家

茅舍裏，冒出一方向吹去的青煙，縷

縷的，幽幽的，在空中滾着，不斷的滾

着。

俄而，天空也亮起來，這是太陽剛

剛走進稀薄的雲團中，放出爛漫的光綫

照着，湖水，綠葦，城牆的倒影，並且

照着船上童子一顆寂寞的心！

船底壓着沙沙的響聲，回首望着湖

之周遭，船兒又盪進枯葦中。

復而，用槳划着水，朝城門口搖去

，在這靜寂的水上，除掉船前進的聲音

外，一切都靜謐無語。

寂寞的秋天

這是一隻輕舟，在嚴肅的秋天裏，

點綴這清淨的湖光，山水的美，損失不

少，垂在岸上的水楊，葉子凋黃，好像

被病魔纏繞負傷一樣。

在湖上，遇見這樣時節，心境感覺

無限的寂寞，自然的靈魂，任意的受一

秋神一剝削，人們的心弦，奏出一幅秋

天寂寞的音律，湖水潺潺的沖着船尖，

細微的曼妙的音樂，慢慢的織成五彩圖

案，柔波含着縷縷的郁香，浮在平滑的

水上。

湖水淺落了不少，船隻的馳划，不

容易自由了，稍不小心，船兒會陷往深

黑的爛泥裏，遠在湖角那邊的幾隻小船，和水浪搏鬥，船打着迴旋，那水浪鬚鬚一個玩皮的孩子，繫着他們底衣邊。

湮沒在水中的柳木，枯死着，陽光斜照在上面，許多黑色蠕動的小蟲，原來是一個很大的蟻巢。空隙弧形，圓形，曲形……她們爲了自己的生活滿足，破壞了那嬌弱的水楊，埋葬了牠底青春，撲滅牠底生命的金篋，人生！缺陷的人生！

斯時，是禮拜日下午四時的情景，比較兩點鐘以前，格外冷靜，回想到驕陽剛落的湖上，粉紅色的波光，搖映着輕利的小舟，在水玻璃上飛划，多麼雋美！

那蓓蕾般的少女，胸部的微音，應和着夏日的柔波笑聲，櫻花爛漫的裙裳，滴紅了湖水，鍍上一層金波，鬚鬚夢境裏的幽默！

船輕輕碰了沙岸，毀滅我甜蜜的追

憶。

那些影子——輕波，小船，野花，少女，驕陽，雲彩……幻夢樣的在眼前消溶，在這死寂的水上消溶。

蘆葦婆娑的幽咽，描畫着我底心田，心田裏種着的那朵花，憔悴的花苞，儼疑的花瓣！

去罷，燕子！

去罷，燕子！
天氣是漸漸涼了，
這地方已不適合你的生存，
要去，還是趁早，
莫等那霜雪來到！

陳醉雲

去罷，燕子！
讓長風洗滌你的煩憂，
讓星月開展你的懷抱；
何必低徊飛旋呢，
何必苦憶那冷寞的荒郊！

去罷，燕子！
人家也許已經在討厭你了，
怎麼還不停息你的歌調；
揚起健翮而逝呀，
從此山遙水遠影亦杳！

去罷，燕子！
天涯何處無芳艸，
南國春光應更好；
且去借那藝術的光輝，
作你歌咏創造的資料！

上，乞 持 重 為 荷。 北 平 近 尚 平 安。 天 氣 大 涼， 今 日
 已 已 下 着 給 衣 矣。 以 命 美 係 博 心 會 儒 可 也， 若 兄
 溥 待 在 京 並 休 便 偏， 而 以 人 身 個 將 軍 如 兄 身 單 固
 內 為 畫 師 樂 三 八 似 亦 多 身 可 取， 一 但 此 亦 亦 之 以

華 人 主 場 十 一 年 多 之 歷 績 近 矣

八月十二日 作人



周作人先生手扎（溥儒先生畫箋）

相思只傍花邊立，盡日吟君詠菊詩（白居易）



方君璧作

東心雅秋影
 名中一子
 此如舟下
 小橋
 意自
 是情

題杏甫先生畫菊

唯劍書

菊
 翰
 風
 東

全細
 黃
 筆
 十
 萬
 畫
 一
 百
 河
 明
 翠
 之
 邊
 夕
 秋
 意
 已
 居
 老
 畫
 杏
 甫
 畫
 唯
 劍
 書

金杏甫



品冠群芳

丙寅十月三十日
 浙省立女子中學校友會
 慶祝花會公決
 每人湏出關於
 菊之作品十
 件余忝列教席
 忙裡偷閒寫菊
 十餘幅彙為一
 帙以應盛會金
 洛甫記于杭州
 寓次

杏甫

東籬秋影 (高劍父先生名作)



秋影
 高劍父先生名作

北平公園之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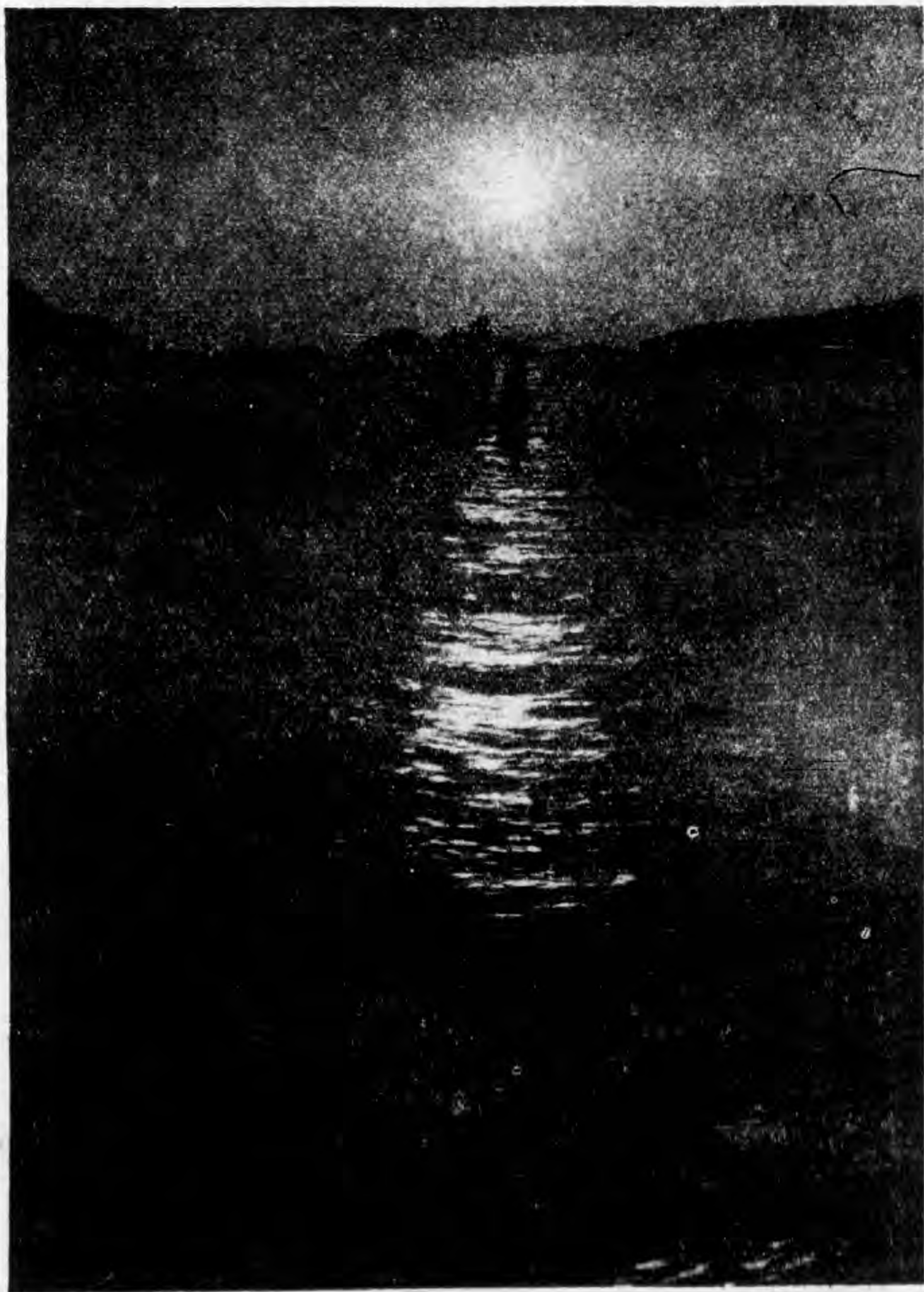


當榮君不採，飄落欲何依 (李白)

孫福熙



太平洋之晨



曾仲鳴攝

竹椽瓦屋瑣誌

錢 咩 莘

一、磨難

人，如果永遠是嬰兒，如果永遠得住在母親的腹中，也許是不冤枉的吧。

在母親的腹中，永遠是春一般地溫暖，聽不到惡聲的詛咒，看不見醜陋的世相；沒有憂慮，也沒有苦悶，更無所謂幽怨與愁恨；老是度着夢也似的縹渺的溫柔的美滿的陶醉的日脚。然而歡樂總不久長！過不得三百天的光景，就得脫離母體。失去了春一般地溫暖，聽到了詛咒的惡毒，看見了世相的卑鄙，不得不悲從中來地放聲痛哭！漸漸從痛哭聲中一些些地離開了母親；漸漸地從痛哭聲中肩起了笨重的車子，像拖車的馬似的，拖着在人生的道上盤旋。漸漸地離開母親越遠了：疲倦沒人知曉，痛苦有

誰顧到，拖着拖着，儘是拖着奔跑，一直要奔跑到筋疲力盡的時節，一面放

下了笨重的車子的重荷，匆匆地接着開始入冥十之國。講起冥十之國來，據說

，不但可以驚愕，而且儘可以悚然毛髮的。有刀山劍樹的森森，有血池的撲鼻

難聞；有寸步難行的橋梁，有酥人骨肉

的油鍋；擋不住的榨牀，挨不過的石磨

；血肉模糊，肉腥飛揚；驚心動魄也，

一似世上；碎胆寒心也，一如人間！但

是，但是呵，做了人，便得歷盡做人的

磨難！想逃跑也逃跑不脫；想躲藏也何

嘗能夠；啊！空空兩手，那裏是路？！

——可走！

認清了世相，明白了人生路上的難

關，我看見小孩子們要哭了！

一三九〇，三，七上午。

二、夏丏尊先生的教訓

十多年前，夏丏尊先生離開了杭州

，到湖南長沙去教書，他到了長沙之後

，就給我一封長信，那封信裏，有幾段

緊要的話：

「你的情感，實在太豐富了。富於

情感，本是好事，但不可惹着「太」字

。這是我忠告你底話。因為我自己也這

樣的一個人——我自信並非是惡人，但

是因了這一層，實在不曉得壞了多少事

，吃了多少虧！」

「我覺得情感太豐富的人，不但自

己受委屈，而且使對手也受痛苦，譬如

夫婦鬩別，原是常有的事，而在富於情

感的人，都往往覺得相思很苦，這不但

自己減少樂趣，並且在被相思的人看來，也添了許多的煩悶，倒不如薄情的來得彼此安靜！」

「……弘一師未出家的時候，和我最要好，他也是這類的人，很是多情，但是用情的方面太多了，情就來不及用，結果遂至入山爲僧，這個情形，好比一百錢，要分給千以上的人們，分不無數，只好索性不分了！」

「過去已經過去，無法可以挽回，我們應該努力將來，一面站住現在。」

韶光荏苒，已經十多年跑過自己的背後了；鏡鏡自照，青春早已去得遠遠無蹤。追憶過去的十多年中，每每爲他人去代上十字架；及至上了十字架而俯瞰在我的四肢上加釘的，却是那些要我爲他們贖罪的犯人。事後念及，老是痛心無已；而痛心之餘：回憶師訓，又殊覺赧然！

一九三〇，三，九下午。

二、靜趣

現代生活忙碌，大家都以領略不到靜中趣味爲苦。其實，要領略靜趣，不一定要逃空谷，要發佛家靜坐參禪。

在事變倉皇中，在塵市喧囂中，偶然偷閒，悠然遐想，心中便轟然似有一道靈光，閃爍著源源而來的無窮妙悟，令你於幽美的境中懂得所謂靜趣的。在情緒撩亂時，在心頭苦悶時，到園裏去看看蝶飛，到樹下去聽聽鳥鳴；關起門來想想凝寒的積雪，雪壓的松枝以及冰上的浮鷗與冰底的游魚，於穆然深思中，自會現出沈默淵穆和平愉快的景象。在一粒沙的微細裏，可以窺見大千世界；在滴答一聲的剎那中，可以參透時間的終古；也可從少女輕盈笑靨裏悟到人世的歡愛與罪孽；在霎時間都能使你渙然冰釋，無所留戀於歡愛，無所畏懼於罪孽，無所切切於撩亂的情緒，無所念念於苦悶的心頭，超然脫離現實而游心於和

諧靜穩的意境。

一九三〇，三，十二大風之夜。

四、感受

感受的容量，愈強愈好。要感受的容量強，先要心界空靈。所謂心界空靈，即古人所謂「虛心」，「虛心」自然接受得起外界的色相而有所感了。

比方，在惱人的天氣的深更半夜裏，窗外下着浙瀝的雨；都會使不寐的人們感覺得吧。同是感覺，而其程度却因人的天分與境遇而異。天分高的，感受的強，天分低的，感受的弱；境遇好的，感受到受用，境遇壞的，便要感受到苦悶了。有的人感受到多方面，有的人只感受到一方面。就農夫說，有的需要雨而感受到田裏有水的高興；有的不需要雨而感受到田裏水滿的愁苦。在故知過訪，共剪西窗之燭而話巴山夜雨的人，感受到熱烈而又寂靜的濃郁而又和平的氛圍，緊緊地包圍着而一同沈醉在過

去的夢境的追憶中。在戀愛快到成功的人，感受到如在爲他而唱着戀歌，祝福他不久就得擁抱着一雙秀目，兩道柳眉，雪白的面孔，紅嫩欲滴的口唇以及腮龐上的兩顆小小的酒窩的天真而可愛的一個風姿綽約的美人兒一道睡覺的快慰，——希望離開自己漸近的歡欣的陶醉

的心情，一切都覺新鮮，一切都充滿生氣的快慰。在失戀的人，却要感受到一種如怨如訴的音調，宛然爲他而唱着喪歌，光明的消逝，黑暗的逼來，漸漸地爲沉鬱而驚慌，緊緊地爲死寂而又猙獰的恐怖的侵襲了。在被擯棄者，生活中的失意者，戰場的敗將，會感受到淅瀝的雨一點一點的滴到心窩似的，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思想如潮水一般的腦海裏激蕩，無名的緊張的悽苦的顫動的不安中悲傷自己的身世，頻頻地浪起往事來而痛哭或動世界大概是改造不得，人類是向上不得，如果想光明實現，

大概是枉費心力；然而世界是可毀滅，人類是可滅絕；與其改造，不如毀滅；與其繼續，不如斷絕的念頭。總之，同一色相，在歡快的感到歡快，在煩悶的感到煩悶，在心界空靈的，感到多方面，在心界窒塞的感到一方面，或竟無所感。

心界愈空靈，感受的容量愈大，愈不至於岑寂，愈不至於懊惱。對於萬事萬物，愈能夠提得起，愈能夠抓得住，愈能夠擺脫得開。在這樣的世界，在這樣的年頭，誰不在暗中摸索，誰在說有聊的話，幹有聊的工作，和有聊的朋友真意相周旋呢？朋友，來，還是培養自己的感受的容量吧，還是挖掘自己的心界的窒塞吧！

一九三〇，三，十四下午。

五、天曉得的事

在夜的電桿影裏，在夜的遊藝場中，大家都看見過許多出賣肉體的姑娘吧

，大家都覺得她們是可卑鄙的吧。其實，她們所出賣的僅僅是肉體，不是靈魂。肉體儘是被人蹂躪，而其靈魂還是純潔的。這較之出賣了靈魂而只剩一個空虛的肉殼的人們，要充實得多了。她們仍是上帝的寵兒呢。新鮮的田野的空氣，溫和的春風，朝陽的光輝，都爲她們充滿着活潑的生意。透澈她們的心脾，贈予她們不如言喻的愉快的撫慰，向她們展開歡迎的微笑。出賣肉體，畢竟比出賣靈魂的還強得多多呢。出賣肉體的，不過是出賣了嬌豔的面孔，柔膩的乳峯，紅嫩的嘴唇，輕軟的腰肢而已；而其內在，還可湧出一股青春的源泉，具有活生生的希望，好像園裏的小草，經過嚴寒的踐踏，還有繁華的時日。至於出賣靈魂的，到底是甚麼都完了，活像一具站在西服店門口的木頭人。外表上，雖如一個漂亮的紳士，而其內在，究竟是沒有生氣可言了。

然而，天下事總出人意料，出賣靈魂的，被大家捧得高高的；出賣肉體的，終於被人打入地獄！

一九三〇，三，十五下午。

六、自己願意

眼前擺着的有許多可幹的事，請隨便的揀選吧。揀選你自己所歡喜的，愜合你的胃口的去幹。這樁也可，那件也可，即使揀選不出，亦無不可；只請你將一樁樁，一件件，揀個仔細，選個端詳。你歡喜這樁也好，但切不要人家也跟你去歡迎這樁，或是強逼人家也跟你去歡喜這樁。你歡喜那件也好，但切不要人家也跟你去歡喜那件，或是強逼人家也跟你去歡喜那件。即使你沒有一樁或一件歡喜也好，儘可坐着不動；但切不要人家也跟你去坐，或是強逼人家也跟你去坐。你有你的願意；人家也各有自己的願意。願意是自己的，誰也勉強不得。好在可走的路儘多，你可走這條

，人家可走那條；你可向東向西，人家亦可投南投北；可同則同，不可同就不同；不妨你管你的，人家管人家的。大家只要求自己的果真願意就行，何必一道兒擠在一塊，反感得水泄不通的碍事呢！

一九三〇，三，十六下午。

七、立定脚跟

悲樂兩字，與愚者拙者無干，與滿思慧解的人也無關。愚者拙者，不知天高地厚，亦無悲樂可言；混沌沌地度着時日，所謂庸庸多厚福者是也。而滿思慧解的人，則善自擺脫，悲樂無動乎衷。

因為滿思慧解的人，有的以玩世的态度去做人，視世事都是把戲，一剎那就過去了。見了高興的事，固然高興；見了不高興的事，還是覺得可以高興的。有以逃世的态度去做人，認世事與我無干。高興的固可付之笑；不高興

的還可付之一笑的。有的以激世的态度去做人，只知有世而不知有我的。涉及我的一切喜怒哀樂，早已一刀斬斷。時時只想把世界換個面目，使苦痛罪惡，無由再生；我不忍坐視的污穢，願它自我而止，後人無從再見；所以不惜粉身碎骨，努力以破滅孽障為己任。這種以出世的精神去幹入世的事業的，更只有高興而不知垂頭喪氣，憂悶或失望為何事了。成功了固覺高興，失敗了也還是覺得可以高興的。

總結一句：滿思慧解的人，脚跟立定得如鋼鐵一般堅強，而心境如春天的林中的小鳥一樣歡暢。

一九三〇，三，十六下午。

八、缺陷之美

人都歡喜圓滿而不歡喜缺陷的。但人生之所以有價值，世界之所以可愛；却在乎有許多缺陷。假使到了一切都圓滿的境地，一切都沒有缺陷的境地，希

望便沒由發生，努力是屬於無用了。希望也沒有，努力也用不着，世界還會可愛，人生還有價值嗎？有了缺陷，才生圓滿它的希望，有了圓滿它的希望，才需努力。金錢是要緊的。自己沒有是缺陷，願意它增多起來是希望，想法使它增加是努力；要是已經很多了，怕要連睡覺也不會穩吧？戀愛是快樂的。自己沒有戀人是缺陷，願意有個戀人是希望，想法找覓戀人是努力；要是一旦有了對手，反要覺得未戀的過去，更可快樂呢。沒有官做，覺得做官的顯貴，做官的闊綽，頗有一做的需要；做了官，反要感到肩負著數百萬人的足，脊梁上背起沈重的天下為累墜了。甘美的食物，不能到嘴，是可惜的事；然而，吃盡了量，又要覺得肚脹的不爽快了。有病方知健如仙；也要到有病的時候，方知健之可樂。『喜悅深時，憂愁亦愈深；快樂多時，苦痛亦更多。想把這個切開吧

，身體便存在不住。想整理清楚吧，人生便無由以立。『世界之最缺陷，也就是世界之最圓滿！

一九三〇，三，二五下午。

九、都市

都市比沙漠還不是。都市裏沒有春的花草，沒有夏的果樹；沒有秋的月色，沒有冬的雪花。電光不分晝夜地放射

着，車馬不時不節地亂闖；人呢，你來我去地忙着，到處到角，都沒有安靜。忘却了人世的悠閑，失掉了人性的豐潤。小鳥飛向何處？靈魂哪兒去了？層邊綴不上像要趕赴夢裏的幽會似的淡淡的

笑！

一九三〇，三，二五下午。



攝年石侯

業職的慕漢

單尙斯

楊秀濤

(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

我們如果翻開歐洲的音樂史，文藝復興期以後，可以紀述的音樂人才，還寥寥如晨星。到十八世紀初期以後，德

莫不讚歎，驚異，羨慕；以爲是天生出類拔萃的奇才，惜乎莫煞，蕭盤，都早逝世，並不在本題討論的範圍，故以下專述單尙斯。

奧，英，法，比，匈，波諸國，人才輩出，正如雨後春筍，爭先怒發，更使我們驚奇注意的，就是這一班大音樂家，天才的發動極早，他們在童齡時期，

巴黎爲近代藝術的中樞，人才躋躋，車載斗量，這位大音樂家單尙斯，於一八三五年，也就降生於人才會萃的巴黎。他的祖母以爲他的母親，已經是一個女畫家，就欲別開生面，不願意單尙斯繼續這件繪畫事業，他於單氏生產後，將他的十個指頭，放在鋼琴上面，希望他將來成爲一個大音樂家，單氏的母親，與他祖母，心心相印，不約而同，他們都很願意教養，培植；盼望他爲樂壇上的明星，音樂史中的健將。

已經有極大的貢獻，如佛蘭克，(Franck)，海瀛，(F. Haydn)，莫煞，(Mozart)，貝多芬 (Beethoven)，司修貝 (F. Schubert)，滿得爾頌 (Mendelssohn)，利斯 (F. Liszt)，蕭盤 (Chopin)，單尙斯，代比西，(Debussy) 等，就中如莫煞，蕭盤，單尙斯，他們三位的天才，曝露尤早。他們第一次當衆演奏，就是在十歲左右的時候，一班聽衆，

我們讀通音樂史，也找不到還有出乎其右者，就是樂聖莫煞，亦膛乎其後。單氏的感覺極銳敏，他初離開襁褓，能明晰辨別各種聲音，教堂的鐘鼓，飛鳥的歌鳴，玻璃杯的餘聲，以至盤碟碗匙雜噪，他都區分出很多的音韻，感覺到很多的趣味，在普遍一班幼童與青年，司空見慣，習以爲常，無足介意了。可是單尙斯在他三歲的時候，已經彈完很厚的一本鋼琴基本練習，這是他高出於莫煞的地方，與天才發動的鐵證。

單氏年七歲，即從教司他馬帝 (Stamitz)，在他研究的時候，好像於他毫無困難，他進步的神速，自無容贅述。年十一歲，就在巴黎音樂大廳 (Salle Pleyel) 公開演奏，選奏節目，爲莫煞，貝多芬的合奏曲，(Concerto) 海瀛的幻態 (Air Partie)，婉轉動聽，博得聽衆的歡喜，讚美，這是他第一次表演所得的圓滿結果。年十四歲，奏司他馬



單尚斯的三人伴奏

作 格魯

帝而從馬樓丹 (Mahlstein)，更深究和聲學，他學得前輩作曲家，有的聲音太柔和，如滿得爾頌，有的過於浪漫，如許漫 (R. Schumann)，有的又太隨便，如華格臬 (Wagner)，與他十分相近的是白爾里阿 (Berlioz)，他最滿意的還是莫煞。年十八歲，更窮究作曲法，初從阿例衛 (Halvy)，繼從哀貝爾 (Rebour)，復從顧諾 (Gromod)，他的用意與目的，就是要與考羅馬官費，以他平時的聰慧，沉毅，博學，與其過去的成绩，理應名列前茅，凱旋而歸，不知竟出意料之外，事與願違，旁觀者無不替他三致歎息，單氏自己亦感到不快，然而他並不因此灰心而放棄，考試實有時不足以判斷程度的高深淺薄也。

單尚斯於音樂之外，更喜研究百科萬全一書，及文學。有時作曲亦多含詩意，即哲學，科學，天文，亦有相當研究，對於油畫，水彩，嗜好尤甚，且水彩成績，非常可觀，足徵單氏專精音樂之外，於一切學問，精通淵博，廣覽博

VIOLON

Andantino (♩ = ♩)

p dolce assai

poco f

cresc.

f

poco a poco dim

p

pp

洪水

Poème biblique de L. GALLÉ



C. SAINT-SAËNS

Op. 45

PRÉLUDE

VIOLON

Adagio (69 = ♩)

And^{te} sostenuto (66 = ♩)

dim. *p* *p*

poco cresc. *poco cresc.*

pp

7

的確的是一位多才多藝，十全十美的大藝術家。這不僅是吾儕後學欽佩欣羨，更不辜負他的祖母與母親的期望。

一八八五年第一次的默奏 (Muet-ton)，是 (Trio in F. No. 18) 這是在法國音樂會裏歷史上極堪紀錄的日期，單氏平生的佳運與快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因為他的伶俐，個體，溫雅，純潔，玲瓏，微妙，愉快；都在這一次音樂會裏，顯露出來，這不僅是單氏極快樂的一天，亦是編音樂史，與讀音樂史者極甘美極愉快的一頁，半世紀以來，巴黎音樂界的如此熱鬧與發達，不能不歸功於巴黎音樂會，我們如果窮追音樂會產生的根源，飲水思源，就不能忘却了創首人單氏。

Primo Violoncello)，華麗的緩急合奏曲 (Les Sonates)，歌劇曲 (L'Oratorio)，第四個合奏曲 (Les Concertos)，洪水 (Dahugo)，追思 (Requiem)，古琴 (La Lyre)，鵝 (Le Oie)，及 La Priouesse Jeanne，(André A. Arcant)，Franco Mareel，Henry 7 等等，都是他的精采佳作。

一八九二年，他的盛名，不僅充滿了法蘭西，並達到德意志，一班德國學者，都贊許他為法蘭西音樂界的鉅擘，即是隔海的英吉利，亦多表彰其才藝，

法國政府給了他的褒狀，遷陞他的學位至最高級，他的榮耀與名望，可謂已極一時之盛了。

單氏平素身體柔弱，及到老年，反臻壯健，所以決定老年壯遊，將他的生活，分成兩部，一部分無容說是在北部的法蘭西，一部分是在南方的阿非利加，與卡拉尼諸島，以他年逾古稀之老人，不免於風土習慣，氣候炎熱，強加牽就，及其結果以致神經過激，於一九二一年暴卒於阿爾及耳 (Algiers)，享壽八十八歲。

北方唯一自刊物
天津半月刊
第二期要目

我看應當紀念九一七	瑛公
朱晦翁談片	玄珠
不罵人	素公
飲水譚	曼因
詩話	胡尊
隱語	胡尊
金縷鞋	胡尊
吳老平的希望	胡尊
官樣文章	胡尊
狗國留學	胡尊
述作抉微	胡尊
艷謀	胡尊

零售每冊一角，全年一元
郵費在內，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總發行所：天津法租界天津書局
上海代售處：上海中法大藥房

蜻 蜓

VALSE

1^{er} Violon ou Mandoline,

Pour le Violon — tirez Vpoussez et suivre les signes placés au dessus de la portée
Pour la Mandoline ^ en bas v en haut au dessous

JULES MAZZA

Arrangé pour Violon ou Mandoline
par A. et F. CURTIL

Moderato Rall. Tempo

4^e Corde

2^e Corde

al Coda

1^{er} 2^a

1^{er} 2^a

D.C. la 1^{re} partie

TRIO

D.C.

Presto

CODA

在兒童上用思想

胡明春

要兒童們的思想走向一條正確和純潔的路上去，是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在現代的社會裏縱橫着各種複雜的問題，很容易把兒童的心情變壞，沾染了不良的習慣。而家庭中的父母和學校中的教師所負的責任愈感重大了。

主宰兒童思想的人物，除了小部份的外來的環境外，當然以家庭與學校為最重要。許多人都提倡學校要家庭化，家庭要學校化，這話當然有十分的真理，不過是要有妥善的指示。

現代的兒童生活中劃分了兩條界線，這兩條顯明的界線就是學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衝突。久而久之就發生了兩個不同的觀念，因為受了不在一條聯貫的教養的路程上跑，會把兒童的信仰模糊，到後來失掉中心的觀念。許多矛盾的

例子常在家庭和學校的生活中顯現出來；譬如小學生大都喜歡隨便吃閒食，普通的情形家庭方面總不會去反對，而學校是嚴格的取締的，有時雖逢新年會，國慶節也開茶話會，不過這是極有規則而有興趣的事情，這不能與吃閒食相比，兒童的踢皮球，練體育，在學校方面不惜處處地方想好方法竭盡心力來提倡和鼓勵；而家庭的父母們往往要加以禁止，時有警告的意思。固然兩方都是為愛護兒童，但所發出兩面的方式是使兒童的思想發生變化。無形中把家庭和學校生活劃為兩塊地方了。同時就潛伏一種壞的現狀，就是喜歡運動的兒童受學校的印象太深，而終日在過學校生活，竟把家庭厭棄了；反面的一種，兒童就願躲在家庭受父母盲目的撫愛，把求學

的機會錯過犧牲了，竟將去學校當做一件困難的事情看待。這些情形在現在的社會中不絕的發生，在兒童純潔的思想上是很難洗刷乾淨的。這真是兒童思想上的大障礙。

學校和家庭的生活教育是急切的要改換和充實，而思想上的暗示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拿圖畫來說吧，我曾看見許多兒童很怕作畫，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要拿許多話（暗示）去解釋和獎勵，譬如說：

「不要緊，慢慢來，現在已比前進步多了，再做幾趟就會有更好的成績，不要灰心吧！」德國人對於兒童學音樂游泳都用這種鼓勵的方法，兒童的思想受了很好的暗示，這力量是很偉大的。

在兒童的面前，切不可議論別人的壞處，實在影響於純潔的思想上是有很大的關係。像疾病，罪惡，魔鬼，淫穢，殘暴……及許多能使精神疲軟下去的

事情，都該絕對避免了去，尤其是在上海的環境裏的兒童，更有慎重的必要。

譬如以兒童看電影來說吧，最好是不帶了兒童上電影院，否則也該慎重選擇有教育意識的影片才可以，都市中的青年們迷醉於歌舞場中而墜落者真不知多少，而日常生活的暗示實該負很大的責任。像銅臭的上海社會能得幾許純潔的青年兒童呢？

一個兒童從學校的禮堂裏，聽到校長和教師沉痛的演講；東北如何的被日本殘害，日本人如何的可恨，抵制日本如何的重要；但是他一跨進家庭的門檻，有愛時髦的母親，姨母，大姐，二姐，……放在檯子上怪好的香水，花布，洋傘，巧格力，花游檸檬……一大串的西洋貨，東洋貨，俄國貨；他在這時候把中國的觀念早丟開腦後了，家庭的生

活是如此，學校的話又是那樣說法，於是懷疑學校；結果將來自家也是一位給

洋貨做盡忠的推銷員，要想兒童的思想

走到正確的路上去，祇有以身作則的做

一個良師和賢明的爸爸媽媽。

當了許多兒童的前面，你特別提出

一個鄭兒來：

「……像鄭兒真有志氣的！你看他不用日本貨，穿的是國貨布衣；牙齒刷得很清潔。」

真的，鄭兒更勉勵和警惕自己，其餘也頗會跟了鄭兒一樣的努力成一個強壯，愛國，有志氣的人了。

一年來對於兒童思想方面的感想甚多，而中國人的家庭中各種橫生的問題，真為中國兒童前途悲觀。這些問題雖時常積極想方法解決

，但單方面的力量總感到太單弱，今祇寫了這點意見，敬求諸讀者指正，並與孫福熙先生說的「大家放起風箏來啊！」一樣，以喚起人生的興趣為美德。



母親罵小孩說：

「這樣熱的天氣，還要兩個人睡在一起！」

孩子笑着回答：

「前晚你和爹爹也睡在一起！」



長鬍子

張貽鏡

長鬍子是我們縣裏南鄉的「化子頭

」(註一)。二嬸嬸因為龍弟「不好看」

」(註二)便把龍弟給了他，拜他作乾父。

人，照外表看去，滿頭的白髮，滿臉的鬍鬚，年紀沒有八十，至少他有七十多。可是，據他自己說起來，他今年僅有五十六歲。因為他姓長，又是滿嘴滿腮的鬍子，所以人們便喊他「長鬍子」，但這喊他的人，也只有有一些年紀大的長輩有這個權，至于我們，這一輩的青年人，都知道他不高興人家喊他這「長鬍子」的外號，而且又沒有喊他的權，所以便稱他為「長公公」。

長鬍子是非常之愛我們小孩子的，尤其他愛我們的年紀才四歲的龍弟。他一來到我們家，總要帶來一些好吃和好玩的東西來，先分給龍弟，後分給我們

。一來了，便把龍弟叫到他面前去，抱

在懷裏問這問那，而每次他都要問：「

龍兒，你愛我嗎？」聰敏的龍弟要說：

「愛，」他就非常高興，兩片肉嘴笑得

裂開，唇邊的鬍子都一根根的豎起來

了。可是，龍弟有時也壞得很，他當乾

父問他的時候，他却把小頭一搖，嘴裏

咕嚕出一個「不」字，這時候，馬上可

以看出長鬍子變了顏色，也不說什麼話

，祇是兩片肉嘴互相的上下扇動，那樣

子好像是要哭，足以表現出他底內心之

悲哀，但不懂事的龍弟却仍然安穩地在

他的懷裏呆笑！

記得是過端陽節的一天，長鬍子又

來到我們的家裏，當然，又是帶來了很

多東西。

他一走進門便把龍弟抱了起來，他

的生鬍鬚的嘴，不住的狂吻龍弟的雙頰

，龍弟受不着，便哇的哭起來了。

「該死，該死！」長鬍子馬上放下

了龍弟，嘴裏自罵自己的這樣說。

這一來，龍弟竟不哭了，兩支小手

握着剛才哭泣的眼睛又向長鬍子面前跑

，於是，他的臉立刻又變了笑容，一灣

腰把龍弟再抱起來，約着我們一陣向屋

裏走。

到了屋，他始終也不會休息，仍然

問着龍弟：「可記念乾父？愛乾父不？別

人向他招呼，他竟像沒有聽見的一樣，

然而龍弟呢？他依舊是平常的樣子，對

于他乾父的話，既無好感，也無反感，

這因為他今年才四歲，而且還是一個

不懂事的天真的孩子喲。

「龍兒，這孩子太得人愛了，幾天

沒有看見，他却長的這麼肥。」

好麼久，長鬍子笑着這樣說，但我

們都知道他話是對二嬸嬸說的，因為二

二嬸這時才從房裏出來。

「托乾父的福和菩薩保佑，這孩子
是比以前長肥了一點。」二嬸雙手向
長鬍子道着「萬福」嘴裏却也笑着這樣
說。

可是，不懂事的龍弟，這時却居然
懂事了，他看見二嬸來了，馬上離開
了長鬍子却向二嬸面前跑：這給予長
鬍子以極烈的刺激，先嘆一口氣，然後
才說：

「龍兒這麼大一點，竟懂得事了，
怪不得人家說：『家雞打得團團轉，野
雞不打也是飛』了！」他說這話却是他
的不快的表現。

二嬸聽着他說這話，即刻便把龍
弟又送到他的面前，並且還告訴龍弟說
：「快說『愛乾父』呀，你這孩子，乾
父愛你，你一點也不曉得！」

龍弟還沒有開口，四嫂嫂却不知從
那裏聽見了，馬上跑出來搶先笑着說：

「長公公這樣愛龍弟，爲什麼不把龍弟
引去呢？」

「哈哈，我是沒有那樣福氣呵！龍
兒放着少爺不當，反去跟我做討飯的嗎
？」

「那裏話，長親家客氣？」二嬸
接着說。

「只怕龍兒不跟我呢？」長鬍子真
的信以爲然了，說着，一手摸弄龍弟的頭
，一手却去摸自己嘴上的鬍子。

龍弟聽着他們說話，却一隻手放在
嘴裏，眼睛看着我們笑。

這一天晚上，長鬍子是住在我們家
裏，二嬸曉得他愛喝酒，便辦了很多
菜酒請他吃夜飯，吃過飯，他却又喝他
那使我們聽不懂的戲了。

等他唱完了戲，就有人問他唱的是
什麼戲，據他說：這是京戲，來自北京
，提起北京，那時候我們好像早已聽人
說過了，但是我們聽說路太遠而且還聽

說北京出「摸鬍子」（註三）我們想，這
是不能去的，假使給「摸鬍子」碰見了
，那不是糟了嗎？

這晚上，他告訴我們說了很多關於
北京的話，我們問他北京也出「摸鬍子
」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說：「却有這麼
一回事。」接着他又說北京是怎樣好怎
樣大，他說他在北京住過十年，這次來
我們縣裏就是從北京來的，復次，他又
說起北京什麼臭宮呀，大戲呀，一切我
們聽來未見的东西。雖然他說的是津津
有味，但我們聽的人却不勝其煩了，因
爲他所說的不但使我們不懂，尤其他說
北京的「摸鬍子」是真的，最使我們害
怕！因之，他雖是口口誇讚北京好，但
我們却因爲「摸鬍子」的關係，使連北
京想也不想了。

第二天他離開了我們的家，又到別
處去了。

他走後，我們問起二嬸長公公究

竟是什麼地方人，爲什麼他要做化子頭？於是二嬸嬸便詳細地把長鬍子的身世及來歷告訴了我們：

據說長鬍子是山東什麼縣的人，他家裏很有錢，父親曾在前清作過州官，可是臨到長鬍子，他却不願意作官，他專一結交朋友，走江湖，學唱戲，這些，在他那作過州官的父親覺得他是不務正業走入了下流之途，他認爲這是不肖，於是便把長鬍子下了「逐條」(註四)

長鬍子既離開了家庭，於是他獲得了自由，他走南到北，走北到南，天天度着流浪的生活，但他却始終感不着這生活是痛苦，或者是對於流浪的生活有所厭倦，他反而對於這生活感着十二萬分的興味。卅年了，據說他離開他的家庭到現在。目今，他來到我們縣裏雖然僅僅做個化子頭，但人們並不以同他交結爲恥，實在，他的爲人，完全是有着

北方人的豪直，這是值得人們敬服的。

就這樣，長鬍子是常到我們的家裏來看龍弟。

(註一)「化子頭」是乞丐之中爲首的

一個，長鬍子之作化子頭，他指揮着有四百多個討飯的化子。

(註二)「不好看」是我們家裏土話，

言小孩子養不大的意思，迷信說小孩子不好看便要拜化子頭作乾父，是鄉間的風俗。

(註三)「摸鬍子」便是騙拐小孩子的

人，鄉間常有這種人，他有着一種幻術，用手把小孩子的頭一拍，小孩子便毫無阻擋地跟着他走了！

(註四)「逐條」逐者是兒子不務正業，老子把兒子逐了出去，條者是老子逐出兒子的時候，必須寫一張字樣，如現在脫離父子關係要登報的一樣，在我們家裏則稱爲逐條。

初秋的蕭瑟

朝陽祇作一瞬間的燦爛，
接着又是黯淡；
爲甚歷不破涕爲笑呢，
却要使落寞無歡！

陳醉雲

蟋蟀已潛入牖戶，
聲聲是在低訴；
秋是象徵高爽的，
這音調似太酸楚！

遊紹興高山

參看第八期「會稽山遊」

王以剛

山中遇雨

穿過石屋，山徑陡窄而轟，我們緩緩的上了山，彷彿只有幾步可以到中天竺了。走到那裏，上面卻還有不少路。

再走了一段，以為這次是到了，卻還有不少路。如此的希望在前面引導著，我們終於到了中天竺。可是四山煞時起了雲，漫山的都是雲朵，有的在樓前，有的在足下，有時渾不見對面的東西，有時諸山只露出峯尖，如在海中的孤島，成了浩蕩的雲海。我們就走入中天竺觀音殿，叫廟祝燒了泉水，把自備的芽茶泡了，一面品茶，一面憑窗遙望秦望天柱二山之秀，久久不忍去。記得會稽記載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又云秦望山

在城正南，爲衆峯之傑，入境便見。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甚高木，當由地迴多風所致。昔秦始皇登此，使李斯刻石，其碑現尙在云。

時雨已驟至，我們以未帶雨具，人在山中，深愁歸途將受淋漓之苦。繼念禾苗秧田，正賴春雨灌溉，農人可以種田，我雖受淋，衆有大益。此身若即化成禾苗，春雨淋頭，不啻冷水沐浴，涼沁心脾，清爽異常，毫不覺濡濕之苦，境隨心轉，經此一回小經驗而益信。

雨霽了，我們當窗而立，略略的有些寒意。本打算從轎路折回了，可是游興不允許，於是鼓勇前進！

香爐峯巡禮

過中天竺，洗心亭，石級與欄杆，雖並不壞；但畢竟山勢峻削，不是鼓舞

勇氣，恐怕不會攀到頂點，我們盤旋而上，中間經幾度休息，同時就向四處眺望。遠近景物，依了我們攀登的高度，隨時增加牠的優美；便同時減少我們的疲勞，增加我們的勇氣。在繼續前進的路程上，見有兩大塊巖石，並置山頂，行人必須俯伏方能經過，此外別無路徑。巖石下面撐著無數的小樹枝。據說是一種祈願，老太婆年紀老了，背脊時要痠痛，若禮佛經此，把樹枝撐在這兩塊巖石下，就可以免痛苦，此爲「碰石亭」。再前進，是全山最危險的一段，兩邊的巖壁十分峻削，上面狹狹的一條路，好像是吊橋一般掛起來的，叫做「瘦牛背」。還有一處也非常險峻，幾乎無兩足迴旋地，大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景象，這叫做「熱鑊沿」，這兩處的道



碰石亭

任光贈

旁雖然有了鐵製的欄杆，要是你向下面一望，兩腿不自覺的會浮動起來。此外尚有一石，臨空挺出如棋盤，土名棋盤石。實則此石斜而不整，凹而不平，廣不過七尺，係上古時洪水沖積剝蝕，其後加以人工斧鑿。乃相傳為仙人下棋之處，亦趣事也。吾人觀察全山地質，都

是水成巖，片片平疊而成，且顯有沙礫痕跡。巖石嶙嶙，旁生雜樹。全山的水，都向石屋塔院滴水石那邊流。古書載越為澤國，夏禹平洪水，人民始得生息繁榮斯地。觀察爐峯之巖石剝削痕跡，當知可信。

行行重行行，我們終於登上山巔。

這爐峯真像個香爐，方方的一塊巖石，伸出在尖峭的峯上。上面有一個廟叫南天竺，供觀世音菩薩。據說唐朝時候就有了，一年四季，都有香客虔誠上峯，敬香禮佛。我們立在頂峯紅廟窗前，四面可眺得很遠。會稽山的諸峯，在此一可以指點出來。山下一畦畦的田，如綠黃圖案綉氈一樣，一層一層由高而低，甚有秩序。足下的崗嶺：或起或伏，或趨或聳，歷歷可指，如在看一幅紹興地勢實型圖也！

美女瀑

雨霽好久了，可是山徑泥滑，不便

在壁立的石級走下去。只得仍循來徑到南鎮去。在南鎮殿將近的半路亭上，有一副白話楹聯，頗覺警惕，鈔摘於下：

「你去修，是要你去修！你若不去修，西方佛地何人走！」

「你去騙，是要你去騙！你若不去騙，牛羊犬馬何人變？」

我們經南鎮林場，苗圃，穿松栝棚，向紅門橋境，繞南鎮殿右，沿美女溪行。衆山環繞，流水當門，隔岸松柏茆舍，雜以翠竹，幽靜清麗，各擅其勝。不半里，而不為人所注目之美女瀑，已觸我眼簾。美女之瀑布，即崇南鎮殿四圍之山，美女溪之下。合茅山鐵筆珠等水流至此，匯為一川，向前直奔，流隨岩折，分為四級，逐層下降，級各寬丈餘，層各高三四尺不等。旋傾斜漸陡，瀉為瀑布，而紅門橋正當其前。此瀑之高度，與瀑之出口，都可略加人工雕琢，只須在瀑之中段，用水門汀填高六

尺，使其出口相齊，並在其下流，鑿深六尺，則相距約得三丈，而瀑流其下，必更弘大，再將右旁山地填平，築亭其上，以便觀瀑。此誠天造地設，竭神工鬼斧之能事。莫干山劍池，亦將歎望塵莫及了。我們循溪徑折回時，山徑還十分濕滑；因為一則沿路都是如茵的綠草鋪著，二則泥土太乾，雨又下得不久，山徑雖高低不平，却異常好走，足踏在草上，柔柔的如履鋪了棉花的地板。

神祕的禹穴

會稽記載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巒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擲幹棟條，潭壑鏡澈，清流寫注，王子敬贊爲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郡有禹穴，又有禹井，今禹廟在其下，秦始皇嘗配食此廟。按禹穴有二：一在會稽，爲禹葬地。——其實祇是一隻靴。太史公游江淮的臨觀地方。一在廣柔，即今四川石

泉，爲禹生處，石泉有太白篆書「禹穴」二字，這都是秦漢以上的舊稱。漢始有禹陵之名，至宋則以陽明洞當之。明紹興知府南大吉，信鄭善夫之禹穴說，刻大禹陵三字，並築亭覆之。

故說起禹來，實是個性質未明，言人人殊之一種值得傳說之神，或人，或動物。春秋劉子做小皇帝，飲水思源，感禹功德，尊禹爲治水之祖。現代聞人朱慶瀾，熊希齡，戴傳賢，尊禹志願，崇拜禹勤儉的美德。一人兼了治水，勤險兩種功德，無怪重建禹廟委員會加工趕修，經營二載，不日可完成了。據父老傳說，禹廟的故事很多：（一）梅梁，是鄞縣大梅山的梅木，當梁朝的時候，禹廟缺一枝樑木，那時有個張僧繇，在壁上畫一條龍，忽然風雨驟至，飄來一枝梅木。（二）禹王用過的劍，在禹廟內豎不可拔。（三）石船石帆，相傳

也是禹治水時用的。（四）鐵履，宋元嘉時，在禹廟下發掘出來的。以上四種古蹟，因爲年代久遠，如今都成爲一種傳說了。（五）佞僂碑，說是也從地層中發掘出來的，（六）窆石，是禹下葬之具，高約五六尺，形如大砲彈，尖端有一碗大的洞，上覆以亭。爐峯香汛，婦女至此亭時，常用石子遙投窆石上的小孔。在這個成功或失敗中間，表示着生男或生女的得失。

紹興每當春夏兩季，廢歷三月十九日和六月十九日，爐峯香市，一般人都說「上爐峯去」「逛南鎮去」；極少提到禹穴。夏禹去的。這大概是以迷信爲中心的說法，祇認識了南鎮殿，天竺觀音，而不注意有歷史價值的禹穴吧！我們一行，向禹穴禹廟巡禮一周，折回九里船埠，放棹返城時，已爲家燈火了！

歸

心

從巴黎到廣東的印象與感想

解人著

集中各篇尤率孤懷鬱伊，幽思綿
邈。體物細微，用筆輕妙。於以知作
者乃一多情多感之人。以中國文人之

素質，受西洋文學情感境界之薰陶，故發為感想，別有深婉清切之致。
……惟近世種種變遷，施行於人事而影響及於人性者，均已見之於德國文
學中，而為中國文學所未具有。則中國今人研究法國文學所宜最浸淫吸取
者，與夫法國文學最能滋養神益中國文學之急，正為此部分，似不容疑。
竊謂「歸心」作者解人君，於此實有獨得之祕。……本書之特殊造詣與價
值，實在於是。留法學生作者雖多。未有能見其比。……

錄大公報文學副刊六二六期

實價五角六分

北平及上海
嚶嚶書屋
開明書店發行

沙灘小品

柴扉

題記

沙灘是北平內六區的街名，隣近「北京」，「中法」等大學，公寓頗多，可說是學生薈萃的區域。

本集所收二十三篇是我旅平客居沙灘時（一九三一——三二）所寫小品的全部。文章內容大多寫人物，遊記，社會狀況，公寓生活等——是蕪雜得很的；自然也和沙灘街上的灰塵一般——乏味，也有些令人討厭。

沙灘街上的灰塵我吸了約兩年，在這短時期內，有時我吸得很興奮，有時也覺沉悶。我覺，不論沉悶也好，興奮也好，這使我激動的一點糾如一，於是我拏起筆來好寫了。這正如把已吸入的灰塵再吐出來給人以一般，不知讀中對於我的此種吐納，太不知悉的否

？但是讀者若在集內某些文章中，真能嗅到些灰塵的氣息，那在作者自己是頗引為幸事的。

我平時有這樣一種習慣：在某種環境未充分認識以前，我雖有我自己的信仰，但正在認識而尚未認識之時，我常常暫置自己的信仰於一邊，並且盡可能地讓我自己處在第三者的地位，在這時因有寫的必要而寫的東西，其目的只想自己完成一個新聞記者的任務而已（雖然「記者」所記的亦受他的物質環境的影響）。可是我的認識發展到相當程度之時，我的信仰便漸漸活躍起來，我的態度也不再像第三者那麼冷酷，同時我彷彿變成一個教徒有了歸依——但我並不是教內人——當這時因為態度與以前迥異，所寫的東西與以前所寫的相較自有

出入。關於這一個聲明，讀者在讀集內某些文章時，或有相當幫助。

逛故都的於歷史似應有相當素養；可憐我於歷史除了讀過些無聊的教科書外，簡直很少下過工夫。因此，本集所收關於寫遊記的幾篇，於歷史上的敘述很有疏忽的地方，這在這裏也有附帶說及的必要。

末了，我應該謝謝

趙驊君與我共同整理本集文稿之勞。

一九三三年七月作者記於杭州。

火爐

在北平的一位中學舊教員，兩個月前曾警告我說：冬天生火爐的時候，到夜間，必得把爐子拿出屋外去。

又有一次，和另一位教員談天，也談到冬天生爐應該小心的事。

我猜想着。冬天一個人在屋裏靠爐孤坐讀書的一種情境。

十一月初旬——舊曆是十月——雨

方是穿夾衣的時候，公寓裏的同居忙著

實。

裝火爐的事了。有錢的裝一個較大的長

圓筒形的爐，和穿過紙窗洞伸出屋外去

的洋鐵的煙筒相銜接；有的不用煙筒，

單買隻小鐵爐，在屋外燃着了時，才拿

進屋去；也有用一種黃泥爐的，生火的

方法和小鐵爐一樣。我想我應該買那一

種呢？

據鄰居陳君說，要是在北平住幾年

的話，那應買較大的長圓筒形的爐。

但是天氣並不冷，並且聽說學校有

開放新宿舍之舉，我對於生火爐的事，

也就漠不關心起來了。

公寓裏的同居，都已先後生了火——

一百斤紅煤，小柴兩毛，或是五十斤

煤球——獨我沒有生爐；覺得沒有生的

必要，而且缺錢。中學教員曾說：北方

人一到舊曆十月，便得生爐的，即使天

氣不冷，家僕有向主人要求生火的權利

。北方人比南方人怕冷，我想，這是事

十一月月中旬，有一天下雪，次日更

括風，河中冰凍。早晨，打開門，伙計

對我說：「左先生還不生爐嗎？」

我說：「天氣並不冷……」

但是，我要躲到圖書館去是事實。

鄰居陳君很同情我的——他說，我看書

的時候，可以到他的屋子裏去。我說，

好的，但我沒有去。他問我，「你為甚

不生爐呢？」我說我將要搬到新宿舍去

了。後來，陳君差不多天天問我，幾時

可以搬進宿舍去；並且說，「宿舍開放

與否是沒有一定的，我看你還是生起爐

來的好。」

是的，宿舍還老不開放，天氣是冷

極了，哪能讀書，寫字更爲難，我沒有

辦法，早晨八時起來以後，只好立刻躲

進圖書館去，到晚間八時回來，再躲進

被窩。

在被窩裏，我想像著冬天一個人在

屋裏靠爐孤坐讀書的一種情境。

父親的信

父親的信中最明顯的特色，是「曠

苦」與「叫窮」，這是因爲他幹事大半

生還是一貧如洗的緣故。

但是父親的信中也有「戀愛」，差

不多每一封信中，總有教我要注意身體

，不可過度用功的話。同時還說最近無

論如何要匯錢給我的了，雖至第二封信

到時而錢還沒有匯來的。

記得去平前最後一次和父親見面，

是在一個秋雨中的暗燈光下的一間他的

臥室中。那時他因爲感冒，從嘉興回家

休養，同時還更帶些錢預備給不久要去

平的我。

父親躺在牀上，在藍色的電燈光下

，看他的面色是十分蒼白的，我問他身

體怎樣？他說一點也沒有什麼，而且明

天他就要上嘉興去了。

我的去平，在他實在是一種心事。

所謂心事：第一是錢，恐怕少有接濟；第二還是由於近年來政府任意殘殺青年的那種恐怖。關於這些我已解釋過幾次了。我說，北平的生活程度是很低的，校裏有某某幾個先生是認得的，真真沒有辦法時，我可以請他們設法謀事；至於黨派，我是不至于加入的。我祇想努力地認識現實，相當地讀些書；不過讀死書而不管閑事，那倒也是我所不同意的。

可是這不能減輕父親的不安於萬一，他把一雙憂悒的眼老是凝視住我的全身，同時問：

——那麼現在連你自己的究竟一共有多少了呢？

——大約百餘元——我說——總有八九個月可維持吧。

那時在幽暗的燈光下，我是不能讓自己再體驗這種慘淡的別情的；我努力把牠打破，我必須去到另外一個世界了。

。於是父親最後的一種戀意，立刻被輾軋在我的理智的輪之下了！

現在我的讀信，對於「苦」與「窮」，雖然覺得始終不致使我沮喪的；而慈愛所給我的却是靜寂中的遐思。

烤蕃薯

兒時，從學校回家，有一件稱心的事——把書包丟在桌上，向母親要兩個銅子，跑到巷口買烤蕃薯。

家裏的早餐是備所謂「泡飯」的，那時，我也殷殷希望第一天的夜飯煮得少些，而第二天早晨不得不給銅子買別的食物代早飯。我拿了銅子，一定交易巷口的老公公，把烤蕃薯代早飯。

誠然，烤蕃薯的味道是很好的，剝開焦黃的乾皮，裏面露出淡黃色的澱粉質的果實，一股香甜的熱氣，便向鼻孔直噴。我很愛烤蕃薯，喫了很可惜似的，所以喫得很慢，梨頭般大的，咀嚼着常會化去許多時間。

× × ×

去年到北平以後，我的飯是包在馬神廟中山食堂的，七塊半錢一月，一葷一素一湯，只有午晚兩餐。飯菜不算壞，而且夠吃。價錢不比南方貴。早餐本來可以喫大餅，油條，豆腐漿，麵包，藕粉等，但我仍老吃我心愛的烤蕃薯。

早晨，從街頭買來吃時，兒時的記憶，不斷的湧現上來了。我記得爲吃烤蕃薯和弟弟鬧過架，這是因爲我倆對於烤蕃薯有一種無上的愛好的緣故吧？我的弟弟把烤蕃薯也吃得十分慢，像小老鼠般的咬着，於是我倆起了競爭，誰勝利了誰就拿着最後剩下的一塊勾引誰，並且說着：「呀，這多香，多甜，顏色是黃黃的……」接着便互相吵鬧起來。有時在競爭未完前，我索性把烤蕃薯很快地吃下，表示不願再繼續競爭，因爲互相看着吃得慢的程度，實在是使人不能再忍耐的。

這裏的學生，衣食方面，普通以節儉爲榮。至於窮苦的日常以何種食物代飯，這是要看各人的嗜好的不同而定。有的吃饅饅，饅饅是以玉蜀黍與麵粉混合而烤成，形似麵包，四個銅子（合一分錢）一個，每餐吃到五個是最多的了；饅饅是質粗，味略甜，和開水食之，頗有清淡之味。有的以山東饅首或大餅代飯，但大餅和饅首都淡而無味，須以油條或別的什麼湯菜合吃。有的也吃鍋貼或水餃，那所化的錢，和吃飯差不多，但也可算是沒有錢時的一個飽肚辦法。有的也吃烤蕃薯，我想，這比饅饅好得多，滋養和味道都較勝一籌，而且清潔耐飢；在公寓裏一天到晚，只要留心胡同裏的叫賣聲，就可以買得到的；一斤銅元拾六枚，餐約斤餘；據同居胡君說：吃烤蕃薯最不適意，就在剛要吃完而未喫完的時候，這時肚已飽，本來可以丟下不吃，但因過一些時有餓的危險

，不得不把最後剩下的吃下去；若是剩着，待餓時再吃，那烤蕃薯已經冷了；因此他得了一種經驗，這就是把斤餘的糧，分做兩次買，這就是把一餐的糧分做兩次吃。

對於北平學生刻苦讀書的事，記得孫福熙先生在「論黃禍」之類的題目下，曾經記述過。這文章是以北平學生生活爲論述的中心材料而寫成的。

「三路居」

楊樹下，一間小屋，「三路居」，是小小的橫匾。

「生意興隆通四×，財源茂盛達三江，」右邊上聯最後一字，被門板遮住了，想來是一個「海」字。

春聯間，灰色的門面，紙窗破了，上面還有蜘蛛網，灰塵，和煙煤。小門閉着，屋裏是靜的。

門前，一個竹篾編的棚，以柱搭成涼亭似的。連接雙柱的橫木，「雙薰」

和「雨前」，是古雅的紅色的小牌子，還拖着小尾巴呢！也有兩個許在熱的鍋上逗膩的舊蒸架，糊着銀色的紙，圍圍垂以紅色的紙條，像一盞燈。棚下，殘年的長方桌和細狹的凳，沒人的時候，牠們老是呆站着的，兀自出神。

大車道橫互在這小屋之前，道外是馬路。括風時，三路居被淹沒在沙塵中了。

大車道彎彎曲曲，沉長而且悠遠。想像你自己爲蟻的話，這照理應算是還形物的大車道是廣大的沙漠，並且也是邱陵重疊，前途展開無限旅程。大車道上深陷的車轍永遠存在著，這是一種力的表現——在終年的軋轢聲中，麵粉，米，麥，煤和冰塊等，得以轉徙的了。

某一時間到來，三路居熱鬧了，屋頂的小煙囪，不住噴出長煙。屋裏起着油沸聲，小的白麵條放下鍋去，筍起來變成可愛的黃色。粉台上是麵杖擊板的

音。拿起蒸籠蓋來，是白的有趣的小包子。也有在白餅上加上子麻，擱到烤爐裏去，等到烤成淡褐色的時候，牠們便被投在木盤上了。兩隻大鍋裏，是麵粉的和豆腐的漿，像小爐上的開壺一樣，這鍋不時起著剝剝和絲絲的聲音。有時拿起開壺來，向茶碗裏沖去，開水漸漸染成橙黃。我們的主婦只是忙著管小孩的；主人夥計或者是主人的兒子，這時在粉台，油燭，烤爐或在門外棚下的長桌旁忙著，忙著……爲的是幫助他們的辛勞的朋友——這些駕大車的朋友。

這時門外桌的四周，他們——駕大車的飲着或者嚼着。他們有的是全黑的，連面貌都被煤屑黏着，手拿着白包子吃時，白包上可以印上一個黑的印，頭上蒸氣升揚起來，汗珠也被染上了煤灰；有的面上蒙着白粉，白的程度在頭髮上和眉毛上就特別顯著，胸口即使括大風時。也是坦露的，胸膛裏心的跳動

，可以看得清楚；有的頭上包一塊布，腦後打成小結，胸前翻開半面繡的皮袍；也有的戴一頂小氈帽，袍子齊膝，領上和開袖處露出灰色的羊皮毛。他們的外表雖異，但工作是同一的，並且像高爾基所說，他們「有一種強烈的氣味在上邊，這是永遠一樣的——這勞動的汗的氣味。」

他們談笑得真起勁呢——煤怎樣，穀怎樣；或者張三家的婆子，李四家的姑娘；或者說笑話，尋開心。有的有時也會捏緊拳頭在桌上重捶一下，凸出一雙眼，怒不可遏，把嘴裏嚼着的食物直噴出來，大聲地詆罵。有的有時是柔和地喘喘不休地談着，忽然嘆一口氣，垂着頭，很感傷似的。汽車駛來或括大風的時候，塵埃飛去和他們作樂了，他們有時也會破口大罵；但大都已成習慣，是毫不在意的。

在棚前大車道上，自然，現在停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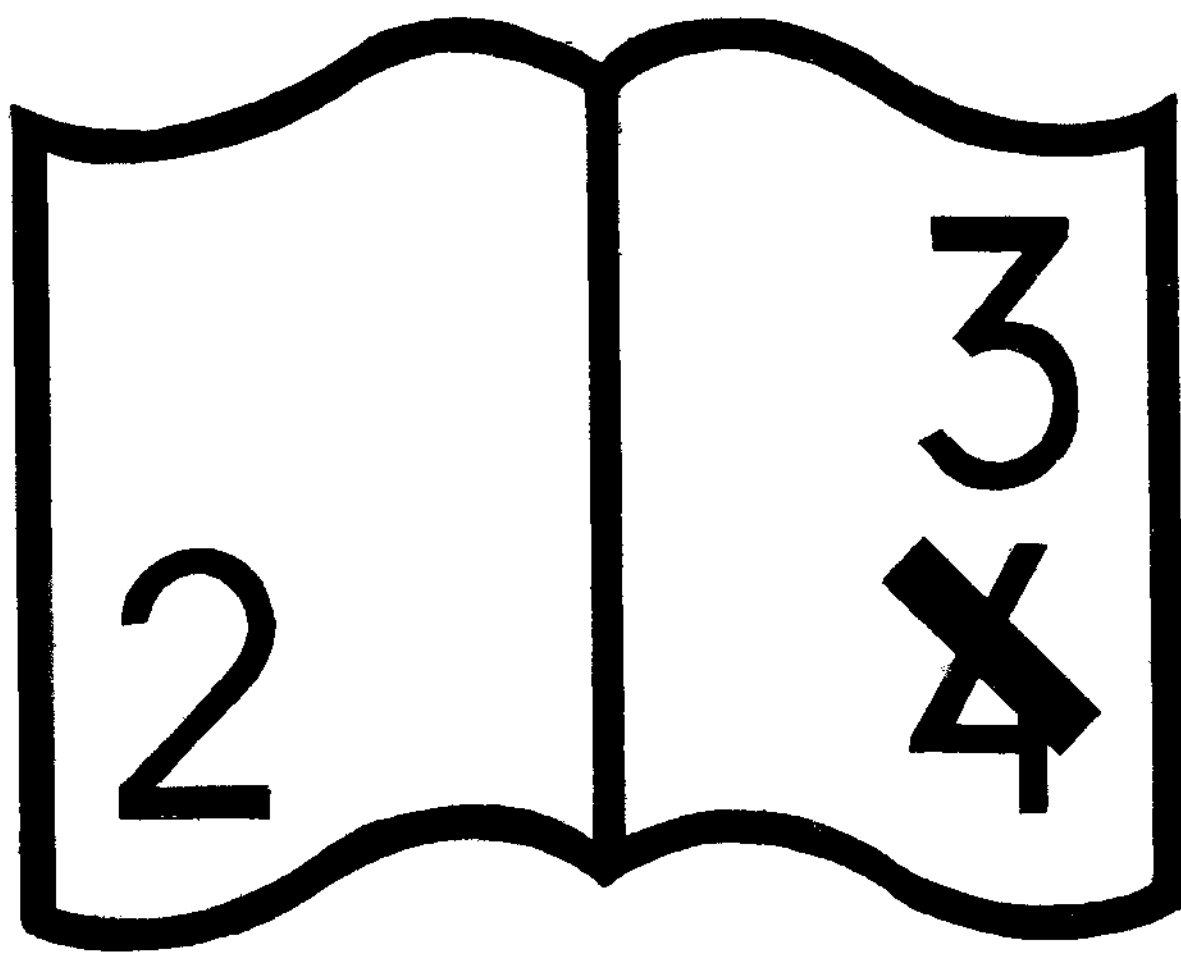
許多大車。驢兒吃着麩皮和稻草，牠們全身的毛是亂雜而不光滑的，並且全被汗結成一餅餅，透出一股股的熱氣來，肚旁和頸際被粗木和繩擦去了毛，現出白色的皮。從面部看起來，牠們雖然十分憔悴，但是很馴良的。一雙大的眼睛動也不動地朝向稻草籠，上顎和下顎徐徐咀嚼着。牠們也有沒得吃的，或已吃過的，所以有的就顯出牠的優氣提高着喉嚨亂叫；有的便呆站着，半閉半啓的眼睛上，好像被遮上一小片薄霧，顯現出休憩着的靜的神色。

於是這時間漸漸過去了，駕大車的駕去他的驢兒。棚下和小屋裏，這時便慢慢收場。當然我們的三路居，也就恢復牠原有的靜的狀態了。

樂園乎？

負炭夫在門前瞻望門內輝煌的建築，這事，是令人作種種沉默的思緒的。

其實，單就負炭夫本身來看，也是



编码错误

怪有意思的。

我們的負炭夫，頭上包塊深藍的布，而是炭色的。背架上的炭條總得高過他的頭兩三尺，撇開兩腳，立成八字形。背架下撐一根棒，在休憩中，他默默地向門內瞻望着。

——門裏面是什麼呀？皇宮乎？不，民國時代；貴人的別墅吧？

但是，負炭夫是錯了，雖這建築——碧綠的琉璃瓦，東方式的樓角，朱紅蔚藍的圖案，西式的門窗，白石的階基，銅鹿，石象，龍柱，國旗，龐大的花園，潔淨的甬道，以至三扇朱漆底而嵌以金黃小樅的大門——確是皇宮或別墅似的。

負炭夫是應該知道的，這是誰都可以進去的，這是有名的北平圖書館。

可是有了北平圖書館是咱們的榮耀嗎，建築費幾百萬，藏書三十六萬餘？當你進去時，若是在途中走得爽快

了，那末在花圃前後徘徊，看看御筆碑文，鑑賞露天的雕石是不妨的；或者在花叢中的石凳上小坐休息，遠眺臨近的景色風光然後慢慢步進去讀書，這樣，不但別具雅緻，而且亦是養生之道。

初次進去參觀，對於右邊的雜誌閱覽室，左邊的××陳列室，正中二樓的大閱覽室，地下層的新聞閱覽室，零零碎碎的繕本，四庫，輿圖等閱覽室，和梁任公等紀念室，在我們看來雖然認為不足為奇；可是紅木坐椅前的，可說是「洋骨董」的嗽口具，壁前的痰具，地下層的抽水馬桶，在我初次看來，目不轉睛地真不知怎樣好呀！

大閱覽室可真熱鬧——不，人雖滿坐，却寂靜無聲。但是，像負炭夫那流人，畢竟是是少有——簡直是沒有的！

圖書館的周圍，就是負炭夫也知道是再妙沒有了。在大閱覽室的窗近眺遠望，一面是西洋建築的「社會調查所

」；一面是中南海的悠遠的密密的叢林；東窗外，可以看見北海公園裏的白塔和禪寺，以及蘇軾在湖上的白石的橋樑和凭欄，遠遠，或者是晚煙縈繞之中的五龍亭和莊靜雄偉的廟宇，真是海上壓樓似的。

可是有了北平圖書館是咱們的榮耀嗎，建築費幾百萬，藏書三十六萬餘？我想假使中國的一般社會是地獄，那北平圖書館可說是天上的樂園吧？而上這樂園去——誰也不免有一種輕渺如煙的憂悒的。

月壇市場

我常常喜歡作沒有目的的散步，讀了游覽指南，於遊歷固有相當幫助；但是沒目的地，往往因碰到些出於意料的事物或景色，這樣，興趣比有目的地更其濃烈些。

那天是星期，從北平圖書館出來，想到郊外——任便那個郊外——去散

步。信步走到西四，向西一望，遠遠地的。

從塵埃中可以見一座譙樓。慢慢地走近去一看，門上有「阜成」兩字。城門外的市街是靜的，死水一般，兩邊是灰暗

沉著的市屋，車夫坐在車斗裏休憩，擺花生攤的用布帶拂著塵埃，寂寞極了。

我去到前面搭有牌樓的一片狹長的廣場上，牌樓上寫着有「月壇市場」四字的白牌子。廣場的兩旁，各有一排矮屋：有住家的，有傾翻了屋頂的。小小的一間內，有一個坑，坑上，有灰煤燒成的濘濘的痕跡。同學胡君曾談起北方平民之家坑上燒飯，晚上睡時，便沾這餘溫，以過這淒冷之夜云云。我現在已親身領悟了這話的意思。坑佔屋的地位可不小，因為屋內除坑外所餘的地方，只容一個人走的成直角的狹道吧。

我不知不覺地走到門前呆坐着一個老年的屋的跟前。這位朋友站起來微笑着向我打招呼，面上的縐紋是飽經人世

的。

——你們這裏大概住有多少人——我唐突地問。

——很多……大多是賣力氣的。

——「月壇市場」請問是在什麼時候集市的？

他不懂我的話，他說：

——有許多人力氣賣不出去，就回來睡覺。

——為什麼睡覺？

——沒有飯吃呀！肚子饑，可真難受，睡覺就不知不覺了。第二天起來，再想法子去賣力氣。

我想起顧先生的話來——他說，北平頂苦的有三人互用一條褲的，甲出去了，乙丙在屋子裏靠火，乙出去了，甲丙在家，……他們也是賣力氣的吧？

——你家有幾個人？我繼續問他。

他微微地苦笑着，先以食指指自己的鼻子，然後把手指拿開來做着手勢，

默然答着。

這種無可奈何的神情，又使我想起一篇葉英人所寫的文章來。這是寫一個孤獨的乞丐的故事。這孤獨者唯一的侶伴，就是他的一隻小狗。有一次這狗因偷了鄰居家裏的一些東西，被他們打死了。這文章就以孤獨者默默地埋葬這已斃的狗而收場。這個孤獨者僅存的同情的被剝奪，實在是文中最感動人心的地方。

——你們住的屋子是自己的，還是租的呢——我有意把話轉換方向。

——租的。

——向公安局租的嗎？

——不，向私人。

——一間屋多少錢一月呢？

——大約二十吊至三十吊。

說了他把他的屋門推開來給我看看。他的房屋如傾翻了一般。屋裏坑上有一張草墊，除了墊子以外，一切都沒有了



。餘下狹道的一角堆着零碎的東西。靠門坑前壁旁，有一隻小小的破爐。

我幻想起來，我想我能夠搬到這裏來住，是很有意思的。房價便宜得很，但沒有桌沒有凳，就得坐地靠坑看書或寫字。我應該利用他們的閒暇，和他們會談……於是漸漸走上新村之道了。十

九世紀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也許播種於現代中國社會是不淺的吧。

我雇了車回城去，在車上我還是默然地冥想着。阜城門下的警士，威武地前後徘徊着。與譙樓相近的城牆是成連續的弓形。蜿蜒地盤踞着，這可以使人聯想到照片的萬里長城的。

秋影激澗



鍾枕薪攝

呆板文章

王穀君

一天無事，朋儕三五，相聚閑談，

談到某君的未婚妻以己名與未婚夫名合併，冠入每句詩首之呆板式的文章，向其索和以難之，該未婚夫竟無法以對。

我聽了，極感不快。以爲一堂堂大丈夫反受制於女人，頗以爲羞，很想替他出氣。當即試作嵌字詩，以「穀君王社」王社爲我昔日之名。學詩粗作「八字」，嵌入每句橫中，成爲：

天生不穀。歷艱辛，
教賴家君。養母親。
將相侯王。非我願，
康甯福社。自天中，
濟時間學。雖疎淺，
消遣歌詩。尙鮮新。
鉅細精粗。思萬幾，
無妨著作。等全身。

此詩固然不好，但我覺得詩中嵌字

，並不爲難。又作兩首。當時設想一愛人，隨便造名曰：「玉櫻」，以便與我名，一齊嵌入。排成爲「男愛玉櫻，女慕穀君。」及「玉櫻穀君，情深難分。」十六字。

「十六字。」

操守失堅動魯男，

西廂驚遇愛苗參。

朱顏玉貌孰能比？

櫻蕊桃夭差可堪！

應是瑤池降淑女，

偶思塵世慕春鸞。

辟遠穀食仍仙侶，

君子好逑播美談。

我又假設我們猶西廂記中人物。上

首略如驚豔，下首略比哭宴。

玉顏不見心如焚，

正值櫻花滿地紛，

死願同筮穀共室，

歡聯異相契盟君。

情場廣漠猶天遠，

心地深鬱向晚殷。

緜絳纏綿難解脫，

怎能勞燕兩離分？

作此種詩時，秋盡冬來，我正以事

悶居於龍陽才子易詩人哭厂的故鄉。地即昔之武陵，捕魚爲業者，至今猶盛。每至市頭，便非掩鼻而過不可。地方褊小，人心亦褊狹不堪問。彼此往來之人，都有不敢領教之概。時菱根兄弟輩供職衡陽，我以此情相告，亦用嵌字代信札。我用鄉間習用之名荷村二字，綴爲「荷村寄言衡垣菱根」一語嵌入之：

荷露晶瑩是舊魂，

那堪墮瀾到荒村？

寄書欲寫鄉思句，

入耳偏聞客地言！

衡浦驚寒憐雁陣；

龍陽脫苦鮪魚垣。

菱花鏡裏朱顏改，

怕向人前說病根！

菱弟爲人亢爽，又摹其態度，以「

衡垣菱根寄言荷村」八字嵌詩代答之：

衡門素喜天倫敦，

少小相攜旁短垣。

菱鏡朱顏欣顯影，

交柯玉樹幸同根。

寄懷應具英豪氣，

落魄何容潦倒言？

荷葉荷花開遍日，

還期重聚斗牛村。（斗牛村爲我

輩鄉居村名，暑假中相聚於此。）

我已覺嵌字不難，欲往某君處去告

奮勇，奈彼竟先已他行，終歸受了女人

之氣。

此種呆板文章，當爲新文學家所不取，但偶一爲之，固亦無妨。但既稱詩

詞，便不宜越出平仄聲韻等軌道，方像 所難倒了，哈哈！

樣子。是所謂詩詞，便是呆板文章。此

不徒我國如此，西洋各國，又何莫不然

？乃胡適之先生創白話詩，連聲韻亦擯

而不用，從此天下男子不怕被淺薄女子

二二，八，一九寓於桃葉渡頭。

（文中有一句係我所加，如有得罪

於人之處，當負完全責任。孫福熙）

大海吟並序

何拯民

七月廿日黎明，余獨遊吳淞海濱；至長江口岸：狂風怒濤，碧雲滿天；時四野無人，萬籟蕭索！据在石上，出曼殊譯拜輪贊大海，去國行讀之，不知神魂之何往，但覺悲從中來，感人生之茫茫也。歸後爲詩記之：

大海茫茫，狂風怒濤；泛溢九洲，川流滔滔。伊誰怪物？中流直駛，航海爭權，興邦是利。亦有狂人，据岸獨吟；仰天長嘯，悠悠青雲。宇宙雖大，滿載垢塵；唯此靜土，獨善吾身。出詩展讀，哀哉拜輪，抗世異俗，厥爲詩人。不容祖國，萬里出奔，海天冥渺，回首酸辛！吾歸遺詩，憑弔孤魂。

萬籟俱寂，風鳴濤激；悲從中來，不可止極。孤懷誰托？世如鬼魅！千秋悵悵，云胡浣滌！

二二，七，二一。

常識條舉

春 苔

關於小偷的常識

輪船上，火車上，要留心小偷把你的行李偷去，這不是常識而是偶然。

輪船上，火車上，要注意，切勿把主人不在旁邊的行李偷去，這是人人應有的常識。因為，只要我這個勸告發生效力，人人有了這常識，輪船上火車上就沒有小偷，就無所用其留心小偷的常識了。

錯在我或在人

我碰壞了他人，我就逃避，逃避不了，就竭力抵賴，說出錯誤不在自己的一篇大道理。這是人人都有的常識。

另外還有一種常識是：不論是錯誤在我或在人，不逃避，也不抵賴，平心靜氣的來考究經過的事實。

研究對方的面色

有人與你相關的時候，你須有一點

常識來研究：這個人是焦黃慘白的，一定是身有疾病，心情惡劣之故。這個人是相頭蠻臉的，一定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緣故。

一笑置之

如果有人惡意的侮辱你，你有一個最好的對付方法，就是一笑置之；一直到了實在不可忍受的程度，還有第二個方法，是法律處置。

法律隨人亂用，說不定可以徇私舞弊，你儘管據理力爭，到了自己死亡為止。

分析

什麼繁複離奇的糾紛，一經分析，就可以安然解決了。一個人毫無理由的辱罵我，毆打我。先把他兇惡的面貌分

析一下：兩條眉毛移近眉心，他移他的眉心，正與他張他的笑口一樣，何從影響於我的榮辱呢？他罵我是狗，正可以證明我不是狗，因為，如果我是狗，他該罵我是人了。如果他罵我以後，我就不可反抗的真的變了狗，那末又何從爭持呢！

謾罵的心理的分析，證明了謾罵者正有這個虛心，正有這個畏懼：他罵狗，因為自己怕做狗，而且自己很有點像狗的緣故。

他打我，以肉碰肉，原與接吻差不多，不過人假定了接吻是親密的表示，相打是侮辱。

至於以棒打你，以手槍打你的時候，你就通知第三者，通知警察，因為你自己擔負保護之責以外，還有人羣法律是在保護你的。

狗咬你的時候，你連忙的還咬狗身一口，這是一個大笑話了。

方君璧畫集

方女士油畫作品十二幅，每幅均有詳細說明。用玻璃版精印。
定價二元。

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局發行

君璧速寫畫集

速寫肖像及裸體十五幅，精印精裝，為不可多得之作。
定價二元。

有正書局
開明書店及各大書局發行
嚶嚶書屋

廬山黃龍潭飛瀑（油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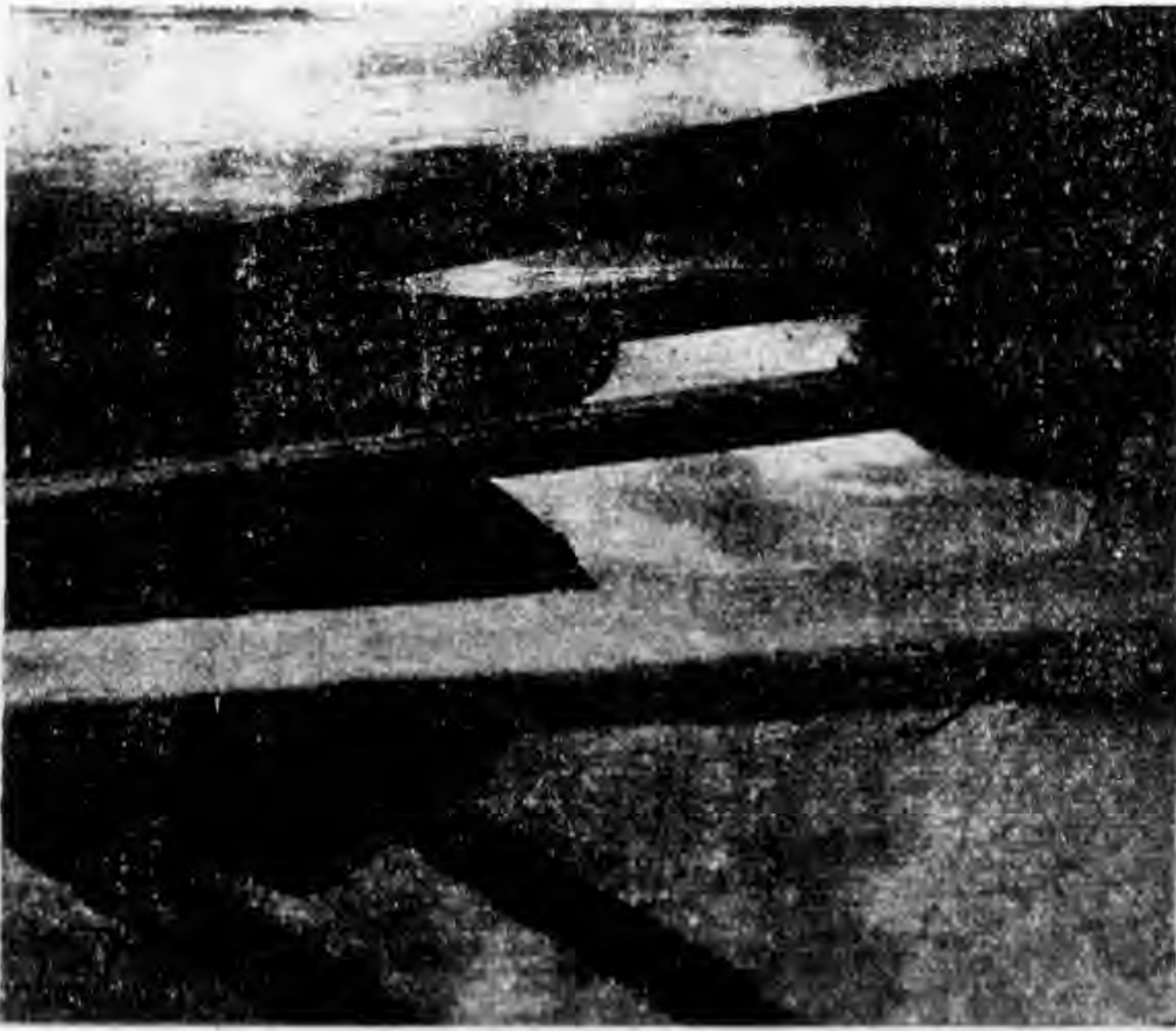


方君璧作

Fang Junbi



(品出會覽展畫國中黎巴) 阜方九



竹-野

作韻聞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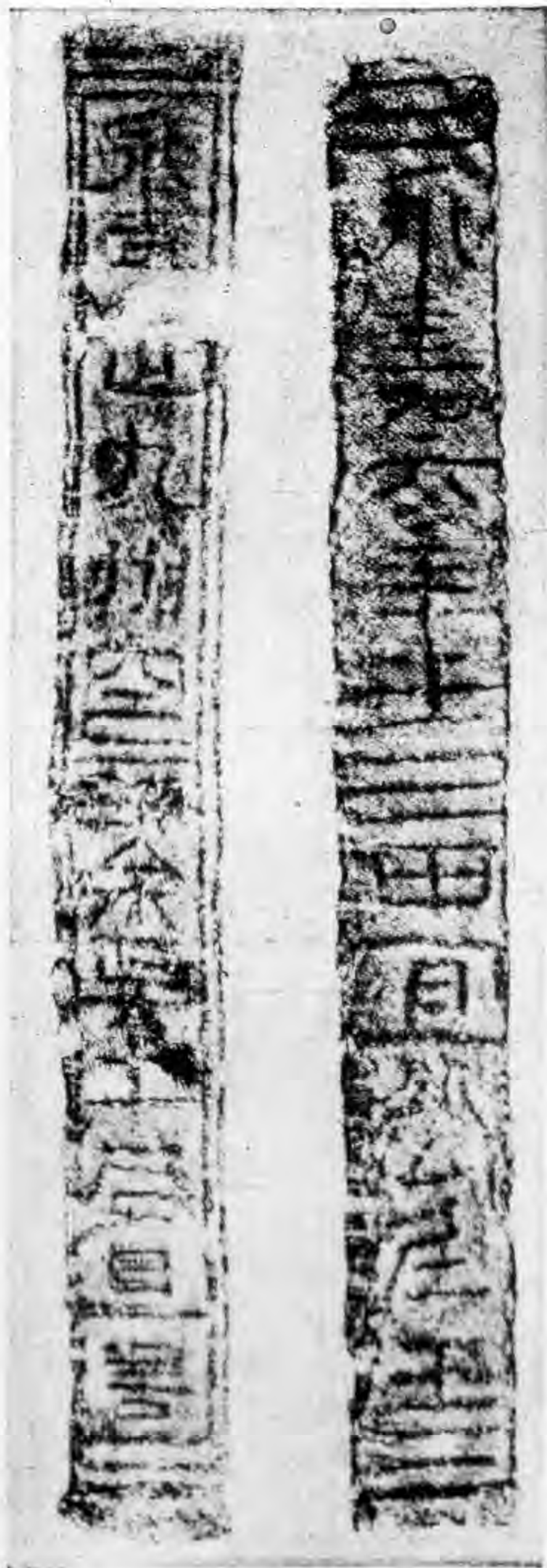


陳升洪作

陣頭雨

秋柳鳴蟬

諸聞韻作



（永嘉碼）黃州出土

李金髮藏



秋江南楚送別枯枝蕭瑟不堪折
 蟬鳴未必解離情也
 二年秋仲 吳滄子畫



悲鴻作



無人此派

攝玖傳蕭

夏夜



作洪升陳

夏夜



竹
影

曾
仲
鳴
攝

阿梅的死

趙鈺棟

不要翻天！」主母氣憤憤的說完，走進她的臥房裏，坐在梳案旁邊，一隻手支着頭只是喘氣。

「不要打，不要打，不是她勾引的

二

「賤貨！太不要臉！得福不覺，倒勾引起老爺來了！」主母手中拿着一根

阿梅斜臥在她的舖上，兩隻哭紅的眼睛，微微地合着，迴憶她過去的一切

二尺多長的竹竿，沉着鉄青的臉，楞着兩隻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眼，好像要把站

「不要臉！不要臉！同僕人！虧你還好意思替她說！」主母一面對丈夫說，一面很重地打着阿梅；打得阿梅雙手

，眼淚不由地如脫了線的珠子似地往下滾。

「快說！怎樣勾引的，快說！」

護着頭。

她自十六歲的下半年，她的父母因

「我……我不……不會勾引。」阿梅知道犯了不赦的大罪，嚇得臉都變了色，吞吞吐吐地回答。

老爺實在不忍了，急急地跑過去拉；但是主母見老爺來拉，更外地打得凶，老爺的手臂上也着了兩三下。拉開，

不能養活她，就催促她婆婆家無條件的帶去。到了婆家，本來倒相安無事，夫婦倆感情也很不差。不料近幾年來，天和人作怨！不是旱荒，就是水災，使她

「你還要賴！你還有賴！」主母把

老爺看看他的手臂，已經有了幾條很高

家田裏的收入，不夠她一家的吃用。再加之去年夏天，他的公公得了一個傷寒

好看——快說！快說！」主母的聲音越說越高。

「賤貨！太不要臉！倒勾引起老爺

說她是：「朱買臣的婆娘——八敗命」

「我不……不會……」阿梅還沒有說完，主母的竹子已經沉重的落在她身上。

來了！——王媽：你到肴頭店裏去，把李奶奶喊來，叫她重送一個奶媽來，把阿梅打發她滾！——這樣還留在家裏，

把家裏鬧得「家敗人亡」，早點死掉早點好！這一類的話差不多天天有得鑽進他的兩耳，又常常有頓沒頓缺少她的飲

食，她於是感到精神與物質上的苦痛，全沒有一點生趣，雖然她丈夫背地裏不時地安慰她。

今年她生了一個女孩子，她的婆婆格外地容不得了，天天說：「他自己是『八敗命』現在又生下一個『小八敗命』來害我家了！」

於是她想暫時離開家裏，避一避婆婆；但是到那裏去呢？到娘家去吧？娘家不能養活她！別的地方去吧？別的又沒有地方可去；而且有一個小孩子。她真無法可想了。到底還是她丈夫替他想了一個辦法：叫她把孩子兒留在家裏，由他自己撫養，她到人家去做奶媽；並且可以拿些錢回來貼補家用，或者可以挽回婆婆的心，但是她怎忍離開她的丈夫和愛兒呢！然而不這樣辦，又怎能減少他的苦痛呢？沒法，只有硬着心腸走上了這條路。

三

她出來就到了現在的這個主人家，初來的時候，還感到怯生，不多幾天，就熟識了。「八敗命」是從不入耳的！飲食也可以吃飽，並且還有許多在她自己家裏決不會吃到的好東西。她於是漸漸感到幸福，忘却了以前的苦痛。身體也胖了些，面上也養得白裏泛紅。

然而，不幸的命運之神又來找着她了。

她的意志薄弱，受不了她的老爺底金錢的誘惑和威勢的脅迫，她終於破壞了她的貞操。

現在被主母曉得了，又要攆她走。她想：她做了這種無恥的事，終身都不能洗去的無恥的事！她怎有臉回去？怎有臉見人呢？假如有人問她：「你在那裏不是很好的嗎？爲什麼又回來呢？」她拿什麼話來答復？她懊悔她不該輕易答應老爺的要求了！她答應他本想保全她的飯碗的，現在她的飯碗竟爲這

件事而破壞了！她的冤抑，向誰去伸訴呢？

她又想到她回去了，「朱買臣的婆娘」，「八敗命」，「小八敗命」，這些話又免不了要望她耳朵裏鑽，她怎能忍受呢？現在又加上這無恥的事，她的婆婆對她要更加刻毒了！

她又想到，他丈夫對她的一番好心的：情愿担負撫養孩兒的責任，勸她出來可以減少些苦痛，並且希望到把工錢帶回去補助家用，以挽回婆婆對她的恨心。現在她都沒有做得到，只做下了這樣無恥的事，怎樣對得起丈夫呢？怎樣對得起這愛她愛得無微不至的丈夫呢？

她想到了一切，愈感到前途的黑暗，只有死，方可減少內心的苦痛！她於是決定了，決定了拋棄她的丈夫和愛兒！

四

第二天，某老爺大門裏陳設着一具



女屍，上面蓋了一條被單。站滿了一屋子的
人，在私議着，在鑒賞着。

『昨天早晨我還看見她在外邊買東西的，怎麼今天倒死了？』

『爲什麼緣故死的呀？』

『這樣年青的女人，家裏還放着一位好丈夫，怎麼捨得死的！』

『倒還漂亮，你看看：渾圓的粉白的臉兒，烏黑的頭髮，眉毛也生得稱，真不錯！可惜死了！』



必 修 科

陳 升 洪 作

文藝茶話

第二卷 第二期

榴豆腐的鹽奶	周作人
紹興東西	伏孫
嶺南雜味應福熙先生雅屬	何苦
酸梅湯以外	徐仲年
無錫的特產	徐仲年
天下第二泉	徐仲年
里昂中法大學全景	孫福熙
茶話座中所憶	孫福熙
憶里昂	孫福熙
春惱情懷自覺瘦	Alfred Stern
荷影	方君璧
關於「榴豆腐」的來往文件	方君璧
斷影	方君璧
論醜	方君璧
人格獨立	方君璧
夏荷	方君璧
車上雜記	方君璧
從榴豆腐說藝術	方君璧
吻曲	方君璧
蕩婦曲	方君璧
騷獻	方君璧
敢將十指偏誇巧	方君璧

每册實價大洋一角二分

預定全年十册 大洋一元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嚶嚶書屋發行

媽媽我已成年了

李次民

習習的涼風，從大黑幕中襲襲地偷

入了一列列房子的窗戶。那坐在門庭乘

涼的老嫗，正與她的愛女——色英——

在煤油燈下對面坐着。

色英約摸是個十六歲的姑娘，面容

生得嬌圓圓的，倒有幾分麗質。蓬鬆的

頭髮，顫動的乳峯，豐隆的墳臀，在在

都可以誘人動感；雖然，她的身軀生得

臃腫一點，但是給喜歡肉感的一睹，也

無不表示滿意！她的媽媽，今年也有四

十來歲了，據說她在十餘年前，就失了

丈夫，自從她的丈夫死後，不但決意

坐守望門之寡，且願意守着一切財產撫

育孤女，一直育大這個「已成年」的色

英。

夜色是黑麻麻的裹着庭前，看去令

人可怕的孤燈，也像殘燭在風中的動搖

一樣，一切似在異常地沈寂，祇有榮華

晶亮的「夜遊公子」，在黑幕中，帶了

富於磷質的青燈，閃耀飛着穿插。

「色英！你上半年到粵省去讀書，

花了我三百塊錢，讀了沒有兩個月，就

跑回來了。我真不曉得你弄什麼東西，

這半年你到底去那裏讀書呢？」在這沈

靜的庭前，色英的母親，忽然提出色英

讀書的問題。

「媽媽，W市的學校我決意不去讀

了，我還是到粵省去讀書。」色英嬌滴

滴的對着她母親回答。

「色英，上學期你在縣立學校讀書

，你又不好好的讀下去，每天談什麼戀

愛，弄到全校的師生都對你側目，這樣

你鬧出許多的笑話，不但你不好意思，

就是我也不好過去。那強是一個不好的

人，你偏偏就要和他要好，我雖然不懂

一個銅鑼大的字，但是我觀察得明白

他的為人。他是一個不可靠的男子，當

時我就一五一十的告訴你，到了現在果

然吃了眼前虧，真使人氣極了……」

「……………」

「媽，這也管不得幾多了，反正是

女兒的事情，由女兒去決定，因為我的

命運是註定如此，就讓它深深地刻在我

的心頭吧！」色英很乖的說。

「現在W市的學校，你都不能去讀

了，到底怎樣啦？」她媽又問。

「媽，你給五百元，我到粵省去」

「不，我不給你去。」

色英在一年來，轉變了許多的性格

。在前她是不能一刻離開她的母親，有

時她的母親到外面去走一回，她就哭得

不成樣子。可是近來，不同了，願意獨自出去。起初是不高興穿學校規定白衫藍裙的制服，其次將從前亂草似的頭髮，也鬆得蓬鬆鬆了，穿的鞋子也要高跟的了。

「媽，我決意要到粵省去讀書，倘使你不給我錢，我就要偷着東西去賣了。」

「你偷什麼？你要到粵省去和那個去？那個壞種強在那邊，我無論如何都不給你去……。」

說到此時她媽忽然嘆了一口氣，她想：色英這麼小的年紀，給壞種強這樣騙到粵省去，爲所欲爲，講什麼自由戀愛，談什麼白頭偕老，這分明是欺騙我女兒的。現在他弄到我的女兒無處可以讀書，真令人恨極了。色英至今心還不死，究竟怎麼好呢？

「媽，我要去，你不給我錢，我到親戚那邊去借水腳。」

「你憑什麼，敢這樣放蕩你的行爲？』她的媽正色地問道。」

「媽媽，我已成年了，一切都

應得自由……

一九三三，八，三二，寫於梧州。

一個女人的死

打油詩

黃的樹，藍的天，
魚肚白色的太陽；無力地散遍在
空間。

時候已經是深秋了。

爲什麼「他」却依然不見還日

二

小孩子鬧着要媽帶他玩，
婆婆睡在床上升衣穿，
可恨的老天；只給她生了一雙手，
如能何夠分開兩邊？

荆有麟

三

柴沒有，米沒有，
家裏更缺少零用錢。
衙門裏的稅捐；今天來催討，
新舊的債；怎免捱糾纏？

四

人不是錢打的，精神哪有不摧殘？
沒法應付的日子；也有過不去的
一天。
她，在一個寂靜的夜晚，
偷偷地離開了人間。

八雲裝飾設計公司

第一次出品廣告

名稱：浮彫掛飾

種類：(一)樂聖悲多汶

(二)但丁與皮屈麗斯

(三)麥大拿馬利亞與耶穌

價目：每個二元

陳列及寄售處：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

藝風社，電話 81304 號

附啓：以上作品凡藝術團體，及宗教機關直

接向本社批購者當予特別優待之折扣。

本公司寫字間

上海江西路 451 號 5 樓 63 號

電話 10790 號

百合裝飾公司

承接一切裝飾設計

室內裝飾——門面裝飾——櫥窗裝飾
建築裝飾——舞臺裝飾——會場裝飾
傢具設計——商標設計——及其他
廣告，漆器，金屬，絲織等一切圖案設計。

外埠函訂

限期取件決不延誤

承接處

西湖藝術出品社
嚶嚶書屋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

發售減價頭二三等

↓遊覽來回票

站名

票價：

▲▲頭二等

按雙程七五折收費

▲▲三等

按雙程八五折收費



有效期間：

▲▲杭州南京間

須當日起程二日內到達終點回程十日內有效
發票之當日作一日計算得在上海北站分程

▲▲其他各站間

去程當日適用回程七日內有效
發票之當日作一日計算

京滬
滬杭甬 鐵路管理局廣告

鐵

道

年

鑑

鐵道年鑑之編，其涵義有二：以空間時間之廣漠悠遠，鐵道事業之變遷繁複，欲於立談之頃，夷考事績，如鳥瞰太空，全局在目，誠憂憂乎其難矣！然而分別綱目，納諸年鑑，則以簡取繁，有條不紊，舉凡事業之興革，設施之經緯，罔不瞭如觀掌。以該括明確之方，供按圖索驥之用，此一義也。夫往事者今日之借鏡，現實者未來之階梯，藉此南鍼，匡彼北轍，不有紀載，何所觀摩？維茲年鑑，明既往以測將來，資參較而謀改進，此又一義也。

鐵道部部長顧孟餘序中語

編纂委員會委員長兼總裁 曾仲鳴

委員 陳 政 汪文璣 李浩駒 谷正鼎

全書一千五百頁，用漢文正楷排印，精裝布面每冊五圓，紙面每冊三圓。

鐵道部鐵道年鑑編纂委員會出版

中 華 民 國 國 有 鐵 路
道 清 綫
旅 客 列 車 暫 行 簡 明 時 刻 表

上 行				站 名	下 行			
混 合		區 間			混 合		區 間	
六 次		八 次			五 次		七 次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6.35			三 里 灣	16.35			
6.40	7.00			道 口	16.09	16.29		
7.20	7.30			王 莊	15.39	15.49		
7.56	8.06			柳 衛	15.03	15.13		
8.26	8.29			李 源 屯	14.40	14.43		
8.53	.039			汲 縣	14.06	14.16		
9.22	9.25			白 露	13.44	13.47		
9.45	9.50			新 鄉 縣	13.19	13.24		
9.56	10.06			游 家 墳	13.03	13.13		
10.12	10.37			新 鄉 新 站	12.32	12.57		
10.43	10.53			游 家 墳	13.16	12.26		
11.09	11.12			大 召 營	11.57	12.00		
11.34	錯 五 次 11.39			獲 嘉 縣	11.29	錯 六 次 11.35		
11.53	11.59			魏 子 營	11.09	11.12		
12.18	12.28			修 武 縣	10.40	10.50		
12.45	12.48			待 王	10.20	10.23		
12.53	13.08			李 河	9.59	10.09		
13.20	13.40		6.20	焦 作	9.28	9.43	17.00	
13.52	13.57	6.32	6.33	李 封	9.12	9.17	16.49 16.50	
14.05	14.10	6.41	6.42	常 口	8.59	9.04	16.40 16.41	
14.19	14.23	6.50	6.51	柏 山	8.46	8.51	16.31 16.32	
14.33	14.50	7.01	7.05	清 化	8.15	8.35	16.00 16.20	
15.15		7.30		陳 莊		7.50	15.55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起實行

所有前訂旅客列車時刻表一併作廢

辱蒙

諸先生賜寄大作，并惠假珍

藏藝術品，為「藝風」增

光，謹此道謝。更望愛好

藝術諸君時賜佳作，以匡

不逮。

藝風編輯部啓

藝風月刊 第一卷 第十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報紙印普及本實價大洋二角

編輯者

藝風雜誌社
杭州法院路仁德里十號

發行者

嚶嚶書屋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

總代售者

現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及各地分局

本 刊 價 目	
預定全年	十二册
預定半年	六册
	三元
	一元六角

廣 告 價 目		
特等	全面	一百元
普通	全面	五十元
特等	半面	五十元
普通	半面	二十五元
特等	四分之一	三十元
普通	四分之一	十五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虎標萬金油



功效偉大 救急扶傷
備此一藥 萬病無妨

廣告吹牛皮。只能欺人於一時

• 惟有藥力真靈驗。始可維持信用
於永久。本堂萬金油。治內外各症
• 藥到病除。已有事實作鐵證。凡
用過者。無不人人稱贊。行世三十
年。銷路日增月盛。非偶然倖致也

招請外埠代理利益優厚簡章函

索即寄

虎標永安堂

上海分行 寧波路五九五號